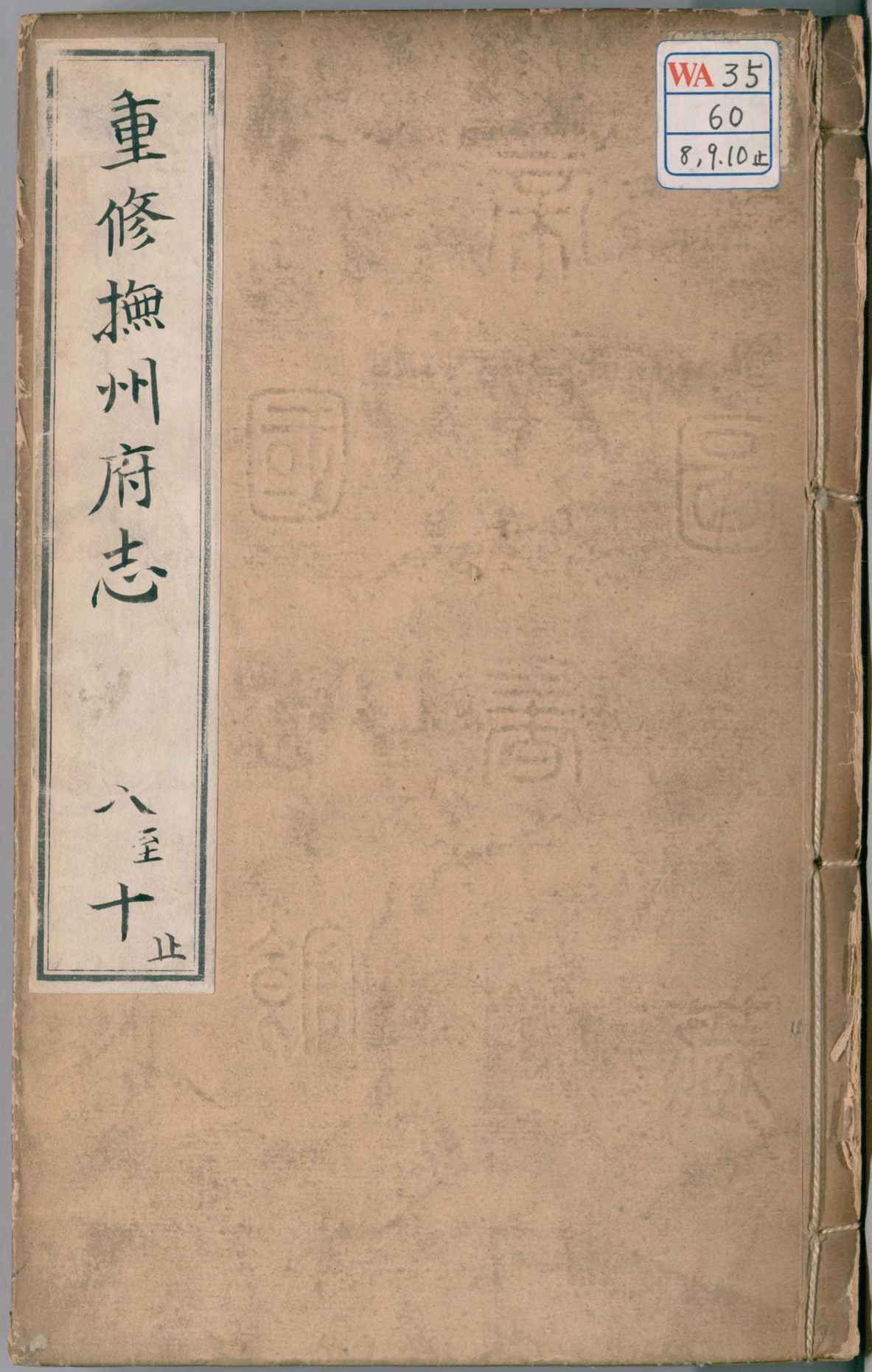
重修撫州府志

八至十止



WA 35
60
8,9.10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撫州府志20巻』　請求記号 WA35-60

ガラス使用

帶六

WA 35
60
8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地理類	一五函	二五架	一〇八號	一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撫州府志20巻』　請求記号 WA35-60

ガラス使用

150
合
4
1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撫州府志20巻』　請求記号 WA35-60

ガラス使用

撫州府志十八

人道志

藝文上

外史氏曰藝文之華藻故典之紀乘也然非有關[illegible]
華之大風俗之要則志不載焉愚襍而反漏也是以
聖宮賢牆崇先師也名祠書院重道教也公署官廨
紀劒建也陂澤輿梁普民利也仙居梵宇存古蹟也
名有一時之叙述名賢之碑記彙而列之俾後之君
子其尚有摭採於斯

TOKIO LIBRARY FOUNDED B. MOMBUSHO 1872
明治九年文部省交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撫州府志20巻』　請求記号 WA35-60
ガラス使用

文廟

撫州學記　　吳孝宗撰

錢公暄以司農少卿涖郡而都官員外郎何公廷世佐之二公既同僚又同時下車而所取捨又同也是以其政不苛而行其明年冬乃相與謀曰民康矣誨之何如於是出材於籍沒之家命工於冗閒之[illegible]算佛舍之贏米貸公廩之僦直以葺城東之舊學而革祭器之腐敗具什物之乏闕廚庫以嚴羞膳湢屏以便居處蓋表裏高下所以築斲塗甃者乃至於一方之用一七之設莫不完繳又明年夏以胡君彖爲先生凡執事其間罔有不擇而繩墨之著其肅若律每昧爽而起闃乎無人及奏鼓一聲行滿於廊坐滿於席曩之傲者皆恭而嬉者皆謹爭者皆讓而惰者皆勤是冬不幸胡君以卒則强其野人吳孝宗使居之孝宗始至見其如此用大駭焉而二公猶以爲未也則又敞其後而爲錄行之堂陟其左而爲文昌之亭自此屋室之增視前殆半若初見而駭者亦稱是也吳孝宗曰夫醫方通傳於世者無不能驅疾而却

老然人每忽之以其見之熟熟之而未嘗試試之而不繇理也故縱有扁鵲倉公之禁方盈几溢篋亦塵蠹而無所用三代雖邈而所以致治者其方具存也獨無人試之試之又不繇理未嘗試而疑其無効不繇理而罪其迂濶噫可恠也歟學校特方中之一方而古之教者必久乃成今二公所爲於三代方中姑試其一其方之曰某曰某者未盡試也又纔朞耳非有古者之久而驗已若是使得盡試而且久之則其驗可勝計哉吾以二公眞知其方者遂不辭而爲之記治平三年二月望日也

重修州學記　蔣用之

慶曆有詔州郡皆建學時撫守主客郎中馬公尋郎城東夫子廟經始黌宇而度支郎中王公周踵成之事出剏造功緒孔勤而規模或未廓也治平丙午司農少卿錢公暄增舊補闕其體斯具崇寧大觀三舍士衆所斥彌廣已而建炎盜起郡宿兵于城營壘於學舍盜平而學廢矣紹興丁巳直閣劉公子翼約建今學則治平舊觀也更五十年殿閣堂廡如頹石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撫州府志20巻』　請求記号 WA35-60　ガラス使用

岸過其下者慄焉會錢公五世孫朝請郎象祖以淳
熙丙午來涖茲都廼十一月癸丑命羣工興衆役閱
三月而洋宮表裏輪奐炳如於是役之垂就也適用
之滿秩問塗之時諸生桷行轅而請曰郡守下車而
修庠序者衆矣獨此鄉校廢錢氏兩世裨葺之似非
偶然者願以一語相加遺思之喜而與之言曰予浙
產也錢氏有大德于浙而作宋匹休用克世生顯人
以文學自振今至于子使君節用愛人而獨於庠序
不吝亦足以占其家法矣雖然六子三歲一策士惜
拜勅者必數百人世豈乏射策決科之士哉國家教
養人材與郡守崇修學校之意固勤於講學致用不
但欲其羣習課試之文也諸生所以爲學者果如何
耶天下之事實則無敝而講學不實非徒無益抑有
害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百仞之臺培址
不厚扣剝隨之適千里者不跬步以進而坐談千里
之外所得幾何有志於學者要必從事於曲禮少儀
內則鄉黨之文而矯輕警惰省察於起居語默之際
至理之味儻未自知馴是以進則高明廣大之域固

不可揜而彌綸經濟之用亦非由外鑠也謂此不信且將自黜於孔氏之門大之而墨仁楊義最下殆有直證羊而廉哇鵝者其禍可勝痛哉用之雖未知學而竊聞師教惟其質鈍不進無以感發乎人心也噤負深愧而不敢復言抑詩有之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其言若相忘而言表之意亦感切矣輙附詩人之義申繾綣之情以爲臨別之贈諸生庶幾勉之

重修州學記　周必大

晉唐以來撫守多名臣至本朝則儒宗鉅公相繼而生學校之盛固不待言歲久或敝敝又圖新理也慶元二年豫章胡君元衡來臨師席文風旣振復懷求圖乃大議葺治適學糧贏錢一百二十萬太守陳侯研首捐千緡常平使者王君容及後守曾侯楷各助十之三漕憲繼之總錢又百三十萬米不在焉以六月甲寅興工明年八月訖事凡大成殿御書閣講堂倉廩皆飭其舊內外門墻廊廡及正錄職事之位東西序之六齋文昌之軒庖湢之所悉鼎新之學正鄉貢進士嚴滋以書遺某請記其成昔孟子論傳道之

序由堯舜至湯文皆五百餘歲由文王至孔子適及其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自任也惜乎無時無位不得見諸行事退修六藝以傳萬世今學者幸居學校讀六藝之書旦旦而來望數仞之墻盡興及肩之歎既升其堂盡想聞金石絲竹之音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又當睎顏子苦孔之卓夫如是晝而思之夜復思之則於道也其庶矣

乎墨池之祥姑存故事足矣嘉泰四年六月一日少傳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周必大記

墨池記　在聖廟前故附此

南豐曾鞏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其爲故迹豈信然乎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不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有不能及之者豈其學不能如彼邪則學固豈可少哉況欲深造

於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欲廢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因其事以勉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之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慶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記

撫州路儒學泮池記　邵菴

撫州路儒學浚泮池作采芹亭於其上大脩文昌閣既畢工郡經歷承事郎毫郡趙雷澤郡教授熊昌壽使其直學吳煜來請爲之記其言曰學故有洿池在官墻之南久矣失於脩治民居之近者湮以汙萊塞以瓦礫歲久而池廢無以嚴學宮尊廟制也文昌閣者書閣也下臨城溝所謂文昌之堰相地之占曰堰成文學之祥故以爲名焉趙君乃與學官稟諸監守而作新之閱學租之籍得逋賦之数以漸理之得爲中統鈔者七千緡有奇傭徒給工具畚鍤市水石瓦甓丹堊時飲食謹程督而從事焉乃鑿池去壅積得

故畔岸色土別之異而止廣八丈八尺深丈有八尺甃石以爲隄防如其深周以闌而朱之以備泮池之制爲亭於其上凡四楹三間深丈有五尺廣一丈有四天基堂完固窓宇高明則前太守楊公益名而題之以待官府士民之來觀而守事者得以時省治俾勿敢有侵以壞者也閣之脩因其舊則去腐折飾黯昧易甍桷繕塗塓以稱其光華者也起于至正二年癸未之冬而成於明年之冬集乃爲之言曰昔之人嘗因郡國之園榭臺以觀乎時之治否歲之豐歉

民之勞逸以爲欣戚焉官府寺舍溝洫道路之類或荒陋而弗治或過侈而不惡豈爲政之道乎學校尤其大者矣是役者可謂知所重輕矣魯頌曰思樂洋水釋者以爲天子之學曰辟雍大射行禮之處諸侯鄉校之宮南東西有水以其泮之故曰泮水後世置郡比於諸侯是以凡郡之學亦作泮池倣魯之制也射之爲義自小學已習之及夫諸侯燕以明君臣之義鄉士大夫鄉飲酒以明長幼之序則有射焉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正外直持器審固發而必中所以

觀德而樂禮繫之矣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焉觀於禮樂以定其中否而中與祭不中則否祭國之大事與者榮焉君子貴之士多與祭則貢士之侯有慶士數不與祭則貢士之侯有讓習射之有宮所係者如此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有愛禮之嘆蓋羊存則禮因或以復起今制不得持弓矢然貢士之法行矣泮水之復貢士其有習於此以待觀德可也采芹亭之作將無射宮之遺意乎古者詩書禮樂掌於學官弟子肄焉典冊之藏崇高慎固自非

聖賢之遺言先生之成法國家議禮考文之定者不在於是孰敢以非僻而予之乎固學校之甚重者也我國家歷代加褒夫子四侑食九從祀及凡獎勵儒學賓興賢能之詔錄副實藏焉尊而奉之則閣之加崇而致美豈爲過哉趙君由憲史丞相椽而官於此其見聞問學施諸行事可觀有若此者至正四年十二月日虞集記

府學應門記　　揭軌 徯斯後 齋

禮莫大於分昔者先王議禮制度所以明君臣之義

正朝廷之禮定宗廟之制也君臣之義明朝廷之禮正宗廟之制定則大經明於上而教化行於下矣況學校者教化之所自出君子爲禮以禮教天下孰有先於學校者哉撫州孔子廟本晉王右軍故宅有墨池在焉唐刺史危全諷所立廟庭之南爲重屋則端平度御書之閣然非制也爲郡者昧於大經莫之改作　洪武二十有二年閩海潘至善以地官小司徒之薦來安是邦侯清忠以法吏寬惠以愛民謂爲政所惡者莫先於典禮明年二月丁酉祀事既脩侯玄冕以入祭于廟既祭暢然曰深惟歷代褒崇之典未有盛於孔子禮樂文章上同三代之王故宮廟之制亦倣而依之不得有異今廟庭之南不立王者之門而爲重屋則是諸侯異政而大夫殊俗也豈天子議禮制度考文之意哉吾爲政於此大懼無以稱上意撤而更之吾之責也退與博士諸生考古之制皆曰周制王之正門曰應門觀春秋所載魯立雉門衛立庫門諸侯之國未聞立應門者則應門者王者之門也立應門於孔子廟庭尊聖人以王者之禮也

訛曰不然於是懲工僦功改作正門於廟庭之南東西七間凡二十八楹總其木石良材之用八百堅甓之用五萬五千應門既立列戟於廟庭從王制也然後周視學宮上棟下宇之撓折者易之右戚左於之破缺者治之黝堊丹漆之漫漶不鮮者則加以繪藻是役也民不知勞功以用勸經始於二月丁未落成於十一月壬子於是釋菜於夫子禮成訓導危琬以新作應門來告願刻金石於乎臨川自南渡以南守臣之知不及此未有能更之者而始正于今日豈非有待於明祖君子乎應門之立也有以見典禮行而王制定道德一而風俗同其所係豈不大哉吾黨小子仰宮墻之高瞻廟庭之美得以由乎禮門義路使成德達才卓然特出爲明時之用然後有以副天子取士之意不負潘侯興學之心矣故於應門之成也刻辭於石永著終古

重脩撫州府儒學祀　舒化撰　萬曆十九年

域中有三大道大聖大心大三者渾一此維持千萬世治道之的也人不可不知學也道者奠位天地蕃

育民物綱維倫理貫徹事爲宇宙間何莫非道天生
聖人則包括之體察之推行之變通之顯諸日用而
與斯民共由之也聖亦人也道獨備焉有他術哉存
乎心焉耳矣其明則虛明靈湛眞一純誠於天之所
賦毫無點染始能統會此道而裁成品節以相天地
之所不及學又時時習之此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
歷代聖帝明王尊信崇祀罔敢后也人雖有聖有凡
心則無彼無此同得天地之所予有何厚薄即雖氣
稟不齊然本原明體終自在也能克治之無弗若矣

故君天下者崇之師儒俾表率有則設之學校俾肄
業有所訓之書史俾誦法有據開之選舉俾實積有
用先之惇倫篤行因之崇禮辟邪世世承風人人繼
美家禮樂尸詩書三代之治見矣總之學道於心由
心會道故本之於已則不愧於天推之於治則不負
於民大聖人之所以有懷萬世君師之所以教育士
子士人之所以生立天地間者俱各足無憾也何世
遠風漓學術日裂其教官主教羣士就學儀制雖存
而所以原學本意欲使其正心脩身以端治平之實

者則固藐然未之及也以身心爲塊礫以性理爲蕣
蕩以禮義爲贅龐以六經爲庸常以近裒著已爲迂
腐剽竊怪語勦截浮詞以冀僥倖於一得至於性命
道德不復知爲何事噫敝也久矣使若人而操權達
用則將盡取其平生自私之念而設施之安復望其
大有所就以整齊此世教邪此所望於主治者亟反
而善遵之殆有甚於救焚而援溺也太守劉公世節
爲楚忠宣公后裔蓋禮教習聞而治識其大者來守
茲土覩宮墻圮甚於心惻惻乃命工捐脩之文廟兩

廣增所未備內而明倫堂各甃以磚石外而坊扁或
措建嚴整煥然一新也二守陳公錦郡倅廖公東升
張公政熙節推張公居敬邑令蔡公思穆咸與相贊
其成薰工爲縣令程玄助若教授朱璟訓導江之圖
楊祁左三德彭樂文曰[illegible]督之工竣江君之圖不遠
百里走山求記其事嗚呼脩舉廢墜此有司事也豈
不欲併士心一洗而心之以成世之大儒乎然爲仁
由已出入此宮尚期仰體聖賢立教之意與人之所
以爲人之理以慰主治者拳拳之心則相成豈曰小

補云是爲記

重脩撫州儒學記　元山曾佩

我　聖皇御極之三年爲隆慶已巳先是姚江完愚以南刑部尚書郎來撫郡省重教化禁嘗會督諸弟子員誨課諄諄發明心性之學間軫視學宮圮壞之甚命工重脩之踰年政通民洽百廢具舉學工亦用成焉教授陳君某訓導某等相率戒幣揖予曰茲盛典也子當有記予固樂觀厥成者也敢以不文辭按撫之臨川東隅舊有學宮一區說者謂王右軍故宅也前有墨池朱井之勝左帶文昌橋巨浸壯流右聳金石二臺南拱峙焉稽督象山三陸草廬曾南豐兄弟康齋諸先哲皆由是庠校出者以人卜地厥亦可稱靈傑矣其後寢不昔若果泰運之有待耶抑有司諸大夫鼓舞之未至耶然幸完愚公之守吾郡也振文籌武愼廢創浮乃此獨務後焉以重道育才苟過當不計也凡費出俸羨民不知役先殿堂次廡舍次祠亭次厨庫備經飭焉更供新二坊以翼兩門前弘拓平平大道示周行也莫繚之列柵以捍俗囂森

然煥然稱改觀矣楊公之用心如此工說卒復進諸生語之曰聖人之道如日中天未嘗一日不昭明於天下異學起而薄蝕之非道病也不善學者病之故孟夫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孟子其有憂乎方今　聖天子在上道化大行固無所謂說邪行詖者然或病人心未止容有辭未察者也心之外無學矣聖賢之學無外心者也脩學宮吾責也正心之學功將誰諉諸士子念之尋共聞之躍然大悚曰公之教大矣哉道其在是乎學其在是乎堯舜道學之傳精一執中之外無剩語蓋心中則正察之精守之一固無餘功也今夫人心之大端其至要惟四曰惻隱是非羞惡辭讓孟子始謂四端人皆有之繼無痛切曰無之非人也噫不可以知孟夫子喫緊之憂乎完愚公陽明先生里人也良知之學講之素矣夫吾心自良吾心自知知其良而致之不正須刻可正知其良而弗能致之雖正亦邪可懼哉可懼哉試觀茲墨池之水初無黑也羲之臨池學書精力所積池水盡黑豈水之性哉可以語力學之功矣朱井之水

井可朱名而水不可丹可以語心性之本體不變也其受變於俗者非本體也即此謂心之正不正不存乎人之學哉完愚公茲學宮之脩所以教語諸庠弟子者深矣諸庠士友能自信於心則自信於學庶不愧於紹諸先哲更於茲地山川尤增勝焉可也其受益于公之教不亦大矣乎公名世華浙之餘姚人完愚其別號云時二守張公起潛名振之別駕葉公和齋名逢春郭公寉峯名奇逢節推余公中宇名懋學臨川司侯傅野名汝霖偕有贊助教導之功例得並

書後之嗣公來者尚當繼繼脩之永永俾勿壞

重脩撫郡文廟記　太守陸大受

昭武羣星應文垣勝踞靈谷道學經濟代稱名邦庠在郡以東其明倫堂紫陽筆也辟雍池右軍墨也左祀宦遊則顏常山諸名公也右列鄉雋則吳康齋諸先生也遹帶秀脉而環應文明則北峙五虎嶺南映千金陂也余以司農曹出爲是郡長謁　廟後博士弟子員首以脩葺請且稱非常之人方能爲非常之事云余咲曰廟貌常也脩葺常也有何非常而待人

耶諸生爲言先紳捐金以久歷年築舍不成狀余方議葺之而或有造塔買田之議矣夫學租多以虛應浮圖專重堪輿不若聿新廟貌爲崇聖寔事亦未始非興文佳勝也即爲估工值申　當道擇監督捕其中圯塞其旁竇復其古跡未幾告竣自是而課藝多奇且有應期發解者然余所謂眞脩葺不在此也不有正心誠意秉筆堂額之朱紫陽乎不有雅量高致揮筆亭池之王右軍乎不有卓立名節生色宦遊之顏常山乎不有羽翼聖眞直接先儒之吳康齋諸先生乎窃以是望吾撫之非常行非常事而與是廟共垂不朽曾何與于廟貌之新與否也余蓋因脩葺是廟而以勉駿奔是廟中願爲聖人之徒者

重脩府學啓聖祠記　太守蔡邦俊

甚矣事之不可苟而止也夫所謂苟而止者皆明知其必然而冀幸於未必然且恃爲未必驟然者也一以爲易而狃之一以爲難而畏之迨果然矣始悔其不得不然也亦何及矣袖手而聽之則爲一敗之塗盡力而救之則爲三年之艾事之壞也何莫繇是府

啓聖祠在明倫堂之後樸桷几筵煌煌如也余以壬申臘除來守是邦俄而有告者曰祠之柱將頹矣初又意謂未必頹也俄而雨漂風搖棟折榱崩大廈之木果莫支矣嗚呼使向能補偏救弊窒隙塗髹則乘其未然以制之猶易爲力而孰使摧枯柮朽如斯之速也其以爲燕堂而易之乎余於是發憤而思夫事之不可苟而止啓聖之居終不可其聽自復也顧當此三空四盡之日與其待命于上而效西江之呼抑或聽命于下而築道傍之室則事終不可爲仍苟道耳捐俸設處蓋求所以成之而後已焉命司教盛君計之而命經歷張其督之土階以爲階丹青以爲文二簋以爲享夫亦庶乎其可也爰樂其成以記昔甲戌陽月

重脩臨川縣儒學記

吳草廬澄

自唐末衰亂訖于五季更治中否宋初數十年間漸復承平之制臨川撫之附郭邑也咸平庚子邑令陳從易始建學學在郡城東南隅據青雲第一峯之右地勢亢爽人跡稀疎喧囂之聲華靡之觀不接耳目

於學者游處講習爲宜歲久屋敝後百餘年當隆興
甲申邑丞郎餘慶重脩之嘉定庚午朱子之門人黃
文肅公幹寔宰斯邑建詠仁堂於明倫堂北既而趙
令崇尹新明倫堂文會堂及兩序齋舍四東曰尚仁
親仁西曰務本好禮嘉熙庚子李令義山復新大成
殿及兩廡戟門作亭青雲之巔以暢閒適眺望之趣
淳祐己酉趙令必英又市民居拓其境作外門而學
宮完美矣國朝因前代尚文之治汲汲以勉勵作養
爲務由至元元貞大德至大詔旨丁寧有隆無替皇

慶延祐貢舉既行則雖中人以下皆知所勸文治可
謂盛矣而臨川之學迨今又將百年未有重脩者也
成都馬祖壽來爲令周視學宮意有弗稱亟命學官
葺理躬率邑士不憚勞費朽木之朽腐者易瓦甓之
缺壞者增墻壁之破者補之楹柱之欹者正之蓋覆
比密朽鏝輝炳學計不損一毫而王祀之官羣官之
室煥然一新既落其成衆士咸喜教諭鄧文以學宮
舊無碑刻懼事跡久遂湮沒欲備始終傳永遠而屬
記于澄予竊謂文儒之尚此聖世之厚恩廟學之脩

此賢令之善政雖然有治有教今日文治浸盛而文教獨有當明者焉前令黃文肅公以朱子之學教臨川之士流風未泯朱子之學宗程而祖孔孔子之道皦如日月人心所同得也窕其理踐其事以吾心之所同得契聖人之所先得知必眞知存必實行豈徒剽掠四書五經之緒言以趨時干進而已哉臨川之士緻自今勇猛奮發洗濯剮磨以革舊染以涉聖涯一旦不變士習興學宮俱新雖俾臨川爲洙泗可也夫如是其可無負於聖世長育之仁矣其可無庚於賢令承宣之美矣

臨川縣改遷儒學記　鄉祭酒守益

臨川在撫州附郭以縣而學僻在郭外師生日議遷徙圮漏不葺適寶應以廢寺入官據城中之勝籍其材與產改作有贏而上橋寺僧覬其利眩以貨賄潛闕佛教以崇聖化於義至順也徙敝學以入廢址而財力弗擾于民於政體至易也廼至于十年弗克就啓其異哉督學事少湖徐公階奮曰古之人當世主

尊尚異端猶倡爲廬其居之規矧華寺汰僧　德音屢下而因循若斯誰執其咎中丞浦南胡公岳燭羣奸以決正議而署郡事通判王侯暄夙夜宗畫之經始于嘉靖丁酉之冬越明年以成告維門將將維堂曾曾維廟翼翼維閣崇崇維齋舍穆穆縉紳耆耋改觀易聽咸以爲天厭浮屠氏之汚而將起文明之運也亦惟休哉吾友明水陳子九川致仕湖子之命命銑生庭祥許生源以徵言于南都曰記有之凡學官先事士先志事之未克成官之責也事成矣而志未

辨足諸士之憂也願聞所以詔之嗟乎士之尚志在孟氏有成訓矣良知良能上帝所降恒性必善猶水必下本非逆也孩提知愛及長知敬達知天下無待外索本非艱阻也然而學術日僻德業日圮恒賢賢焉而靡所成將無亦有所沮乎剽經獵史琢句組章徼冒祿位耀身肥家其於貨賄類也問有嗤其陋矣以纂述爲勤業以億中爲實際假借舊聞依憑傳言其於講託類也間有察其非矣異同驅於流俗毀譽牽於時好前瞻後胠且進且卻其於浮言類也二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撫州府志20卷』　請求記号 WA35-60
ガラス使用

子其亦思自奮自燭自綜畫以求自躋于休哉今夫
浮屠氏之學固亦不染聲利不縈聞見不怵利害翛
然自以爲明心矣而外人倫遺事物畢竟非天然自
有之中而不免於自私自利故象山子接孟氏之傳
直以公私爲千古儒釋斷案夫非諸生之鄉先哲乎
草廬子嘗記斯學矣曰洗濯舊染以涉聖涯與學宮
俱新俾臨川爲洙泗夫非諸生之夙訓言乎出入于
斯陟降于斯駿莽于斯藏脩咏歌于斯肅然惕然須
臾勿離庸德庸言慥慥相顧俾仁義之良克諸身徵

諸邦家準諸四海垂諸百世庶幾無忤爾訓言無玷
爾先哲無負爾良師良牧否則浮屠氏且反哌而哂
之矣吁其蚤辨之哉是役也清戎傳公鳳翔首發贖
罰三百金以相其成督學張公時徹協之郡守陸侯
堂卜期鳩工而沮嗣是分巡趙公葉杖僧而籍其產
郡守項侯喬撤廢像以請而復沮嗣是少湖公躬詣
相度闢永豐倉空地佐之巡按陳公褒允之郡守丘
侯其仁力承之爲流謗所中三沮於法當牽聯得記
其沮者以隱弗書　旹嘉靖己亥上巳月

重脩臨川縣學記　　提學章袞譔

臨川縣儒學舊踞城南青雲峯之麓自昔師生常以出入爲艱正德中有議城中寶應寺地高而勢勝可毀以遷學者未幾寺廢議益洶洶沸騰然未有盛力而堅決者主之於上以故每議輒罷嘉靖辛卯侍御應山印臺傅公鳳翱奉　命清戎於江西所至以興學造士爲晉務臨川之士知公之莫予鄙也亟條上其議而公躍然報可且發贖金三百以佐費無何天子用大臣之言召公等還內臺公去而異論朋興事遂不果於成後七年丁酉鄉大夫陳子九川諗于衆曰學之遷也義舉也無以翼之猶將趍之矧決計發命印臺公之故實具在也而牽奪焉可乎哉於是諸士復抗前議而陳子贊之益力提學憲副華亭少湖徐公階巡撫御史中丞華亭浦南胡公岳相與獎率而專決之由是議論諧協政體畫一乃以是冬始事越明年而殿堂門廡齋號廩庫尊經之閣庖饔之所師儒棲止之舍次第告成歷十年丁未公又以御史中丞巡撫江西維時有司往往崇文翊武虔於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撫州府志20巻』　請求記号 WA35-60　ガラス使用

士又以公之風指先之是故茲學規制煥然大備金碧黝堊杲愚欄檻泮池澄泓榆柳葱鬱諸士亦舒翹擢頴趾美賢科邦之士夫耆老莫不欣欣相告以爲地以運啓運以人成昌辰奇遇厥維休哉又莫不曰創其始者不必成其終爲其事者不必臻其效今新宮有侐儒效蝟興而公又適至他日周翔達觀得無大快也乎得無益加惠也乎是不可無紀也乃相率言於二守攝府事福清陳君一貫節推攝縣事茶陵彭君寀請礱石勒辭以垂示丕烈二君韙之乃構碑

亭於泮池之左而以文事屬袞袞邦人也不敢以不敏辭竊謂士之有幸不幸學校之興廢爲之也學校之興廢世道之隆替爲之也粤若寓縣分裂文軌殊方皇路險傾中原逐鹿當是之時或曠世而無學或有學矣而勸帥之官未必備或備官矣而講讀之書未必全或書籍全矣而又未知所以教有一于此皆人文之所以晦人材之所以衰雖謂爲士之不幸非過也今 國家職效百靈履包四海自國都以及閭巷由腹裏以達邊陲荒阻之邦百家之聚莫不宮墻

峨峨師儒雅雅緹緗滿架統一聖眞而又薦延廣歛
取之途陶範嚴督課之法士生斯世固已不勝慶幸
矣若臨川又南都甸服之地　累朝所以潤飭其學
校振育其人材視畿內諸大邑常相伯仲焉乃今又
以限隔隍闉出入維艱之故至勞羣公庶尹暨百執
事裒思展力改築而作新之其有德於諸士甚大而
其所望於諸士亦甚大記有之報者天下之利也施
而不報則施者輟矣而何利之有諸士獨能安受厥
施而不圖報耶蓋吾聞之天地之中粹然一致而二

五凝孕美惡萬殊是故學之爲貴也今或徒知所性
之本善而不知氣質不可以强同舉聖門所示一切
學聚問辨存省克治之法槩以爲障蔽爲外道爲執
著必欲盡絕知思悉屏脩習如懸厓撒手獨任自然
乃爲本來切己之學嗚呼物感而動果皆發諸本心
耶抑或私心所發而不自知耶果皆山下所出之泉
耶抑或混泥滓而出之者耶是未可知也夫是之謂
佛學昔者聖人之閔天下也指事以撰德因時以立
教其名雖其指遠可推以通而不可以言盡也今或

迷本統而泥口耳糟粕之是守成跡之是拘終身僕
僕於經師邊幅蹊徑之內不能有所自得以觀會通
而行其典禮譬之操無星之秤適日中之市低昂贏
縮惟駔儈是聽夫是之謂奴學而諸剽掠綴襲棼焉
務爲浮誇靡麗之文以釣榮名逐時好如俳優賈衒
然者無論也夫學所以變氣質之異反性命之同而
自覺也奴且佛焉學其所學豈聖賢所謂學哉聖賢
所謂學孔子告顏淵者是也其言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日用人事之常也非禮勿
視聽言動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然孔子所以教顏
子所以學者惟在於此是不可深思耶故由其察幾
以擇善健決以固執見精一執中之法焉由其應感
交萬事出而皆勝私以體物約情以合禮見格物集
義之方焉由其豫內以利外制外以養內見敬直義
方致用崇德致中致和之要焉由其從事於此而已
可克禮可復聰明睿智皆由是出祀天享帝天下歸
仁見違近精粗本末上下通一無二之妙焉然則授
受數言之間而聖功王教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

周子謂學顏子之學正謂此也捨此不務而彼之安焉猶去中國而入夷狄厭康莊而騖絕險膠目畏面而仰睎天日非所謂不幸而不聞大道之要者耶豈印臺諸公所以惓惓改作之意耶　大觀在上風覃化沐士固宜若此耶衮愚且耄言不足爲當時重第諸公所以風我邦人而改易其觀聽警發其趍嚮者不可虛辱也故輒冒昧言之諸士共將若之何是役也前諸公東廓書之矣嗣是太守漳平曾君汝檀二守陳君一貫節推彭君寀大尹象山應君雲鸞皆效動於斯故續書之

重脩臨川縣儒學記　臨川陳以德　萬曆三十七年

臨汝學址闢異端而歸之儒也翻經寶樹座中風雲湖以東艷傳者今以改辣黃序佳鬯鬱蔥萬倍古昔而靈巉排闥於南堰臺環帶於東紅泉碧澗迤滙其西筆山峙中流之口北以總邑學之旺氣而柱焉先時靈籤謂木橫井之前丹桂種種說者以龍德主動歲大比稍一補葺之是科必叢發翹諸郡而爲經之冠予謂旺相之論由人心生地利不能主也在上者

故跡聊之棟折榱圮過目而不經之慮起郭景純以收其秀濬其祥無益也吾臨號才薮不以數遇振鐸者詳曲其心條明其制玅於鼓率而脩墉塗暨借爲塞責故盛氣所聚猶不盡聚戰詞鋒者猶怯半數年間賴淯水父母藁目惕心慨宮墻漸入蕪穢半幾成蔬圃乃亟捐俸僝工平棘茇蔓雖沿舊度實鳩經始豐之以躭覆飛之以欄翼羅之以汨越肅以坻鄂楹甍周列雙枚合飾朱霞既樆天文可耀猶且堂廡宏璉亭闍貫纚圓方有制華質有章而長虹之並結幽

星之錯象殆挹眞人之紫氣收堤堰之文瀾對臨孔道鳥企如翱筆峯增峻天蟜妬拱斯不亦續龍德之昌期振古籤之禎符吉祥善事上于東壁盛氣交蒸以萃天地之冲和即宣聖涖以鎬鑠撫以髹彤無不聚英騰美陰誘人士之穎靈以委心虛敏仰受侯所點化者況侯山不讓塵川不辭盈品無問妍媸秇無問良楛環鄰之郡縣青衿無不羅於講貫侯典之以秋實彪之以春華炳睟而景集散智而麕至程以甲乙籯以時旬獵伏易期昧爽命駕使英才卓躒升涉

堂奧一時坌涌之氣電傳之詞盡出所冶鑄蓋高鳥挂于輕繳淵魚懸於鈎餌者鈎弋之術工也今日耆天驥之駿巾雲軒踐朝霧整秋御越春衢橫奔縱超不可策而禦者九方皐之餘力耳予見都莊鳴盛野尰讚功謂臨庠上賢書甲西江之邑夫非風氣玄感蔚爲地靈多方規繩旁暢化雨焉政此哉故旋轉地維由上人始信矣今脩學事竣諸邑學博士弟子請記于余余又擴侯所未發者謂之曰學址盛替無常吾儒學當有常御無常則地靈不能傑乎人人自能爲傑侯固以人之傑傑乎臨之後爲傑者也無亦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之心故興起斯文擔任如此專頭望如此切率作如此勤曲成如此宏也侯所造士此心過於選名升學博求用賓之光此法逸於三道之要四科之辟此功高於拔十之能駿骨之市而含光萃耀之隆址則又心之遐寄處也法之玅施處也功之永賴處也古稱三不朽其在斯乎侯諱胤昌成甲辰進士古桐人

臨川縣文廟燈序　隱士徐奮鵬

自周井龍沉而孔道興自沛澤蛇分而孔祀舉若乃衣裳之顛政悠如秋僮龍之號道幽成夜楊盈川益州一碑詳哉其詠贊之矣而皮日休云不日不月光之所被者遠亦知言哉方今大明中天魯鐸載揚芹宮藻水之化汶塞天淵士從九瓊八光之下披哦尼山之籍者從興學以來照藜輝於石渠轉蓮渠於金閨莘莘觀上國之光皆我先師賜也嗟夫羣工先正即生挾一德沒昭一驗者尚且走村翁于　廟庭而崇照天之燭矧吾夫子曉萬古之長夜而士人披風沐德頎不效一柱之明於其前耶或曰聖人之靈光在天奚事人間煙火爲信斯言也則從祭祀之典又何爲哉第顧先生有云燈在廟常明不滅燈在心常明不昧有昧哉其言之也則瞻其在廟者以頎其在心者是吾輩之所以傳燈於無窮此義則是燈雖創舉而禮以義起即以照耀今古也可矣故以崇輝殿宇是爲增崇廟之美以醒剔人心則登斯堂也煢然若見代明之日月而以高懸于數仞之上右先爲光照臨川之筆

外史氏曰孔子日月也寧燈之足云廟燈非古誌尊師也徐君高士之裔飄然於人世升沉之外自號筆洞先生傳經註義好學不倦所著述百種皆以千古斯文自任其將依燈於日月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吾見其人矣錄此以見臠焉

金谿縣學祀　王衡仲

儒者之道盛於唐虞三代而唐虞三代大治廢於戰國秦而戰國秦大亂畧舉於漢唐而漢唐在後世爲中治載觀歷代一治一亂之分皆本於此而已是故乾坤不可得而毀綱常不可得而紊詩書禮樂不可得而亡此其爲儒者之道也有天下國家者能一日而外於是乎夫子百世之師集儒道之大成國朝典隆詔郡縣皆立學以崇教化而上下之好惡始一定而不惑金谿縣學在南門之外一里而遥紹興丁丑再徙于社稷之南背郭而勢傾宅幽而位左非示民之宜嘉定巳巳邑之士合謀遷焉得中邑面陽之地叢阜焉依高明爽塏衆峯回環靡有遺闕隍尖卓筆東西相望擁稚三山門峙前陳若畫品字源曰符竹

良田千畝函於其中泉曰躍馬發於外山之內三山之外春夏瀑溜水石抵觸即而視之名不虛得關曰翠雲於方爲巽兩山中分間僅容流朝宗百折畧朱雀之味而右無一不合敬恭厥事以八月甲子鳩工天相斯文人和時利堂殿門廡以次而舉摶埴設色旋亦告備乃有十二月甲子行舍菜禮文翼如士氣滋振將使人知有學即知有吾夫子之道里選其秀民家選其良子當有樂從事於斯而能推明先王之教之大端者宣教郎知撫州金谿縣主管勸農公事王衡仲記

重建金谿縣儒學記　歐陽玄

至正七年丁亥金谿大夫周侯自强以憲臣列薦守令用正五階官來尹茲邑到官未幾政事修舉教化興行八年戊子乃睠縣學規制湫隘歲久將圮請斥而新之衆議允協經始是夏六月之庚申落成是秋八月之丁卯冬十月朔甲子邦人士介槐堂書院主領費隱奉書及事狀來瀏山中謁玄記之按金谿學廩歲入裁四百石侯撙用致贏又割已俸表率邑好

義者出貲欣助新作大成殿東西阿兩廡應門論堂以及四齋高下深廣各有其度教諭有館粟有庾膳有包咸以序設宮墻東偏爲文昌祠又東舊爲槐堂書院三陸先生祠祀在焉屋老棟撓並加繕脩堂後作亭三間以爲諸生游息之所玄嘗考三代之世天子治朝路寢之外又有布政行化之地焉在王都曰辟雍在侯國曰頖宮習射觀德選士於斯養老鄉飲尚德序齒於斯命將出師獻馘論功於斯在禮乘輿視學則命有司祭先聖先師卒事反命而後入魯人將祭泰山先祭頖宮然其爲制有莫考者將祭有恒所抑有事然後爲位與果如後世宮焉而爲廟壝焉而爲像與今天下郡邑廟以修祀事學以治教事廟學既遵時制政教乃爲兩途士未仕而學不免徇于祿之謀既學而仕不免懷希用之志長吏視事二日欵謁先聖其名曰先事於學其實然乎周侯自爲布衣有志學古及以風紀致身即知以學爲政之要晚得子男國治之其所推行蓋出素蘊雖然令爲民師帥士爲民表儀欲盡師帥之道必正學術以正士習

正士習以正人心人心正則風俗美道藝成金谿爲陸子之鄉陸子天資高明學識凝定兩漢而下儒者罕見其比特朝廷方崇朱學而朱子與之異同其來已遠廣漢張氏與朱同志而同道者也張氏作洙泗言朱子見之以爲開學者捷徑原其與陸學里同大節不過此耳曳考二子所以教學者入德雖殊造道則一惟善學陸者不驁於超詣之宗善學朱者不墮於訓詁之家斯則曾子之篤實子貢之頴悟皆足以與聞聖人一貫之旨者也是故周侯欲明道藝成風俗則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則先正士習欲正士習則先正學術欲正學術則先於朱陸二學之異同會其指歸以教學者夫如是則金谿之道藝風俗士習人心與夫舍一時而俱新周侯以學爲政之綱領不在茲乎侯清江人有學行能古文章歲遴選爲憲佐歷藩閫爲發之義烏并所至以政事稱所作六藝類要宗朱子之意以補小學之遺以明格物致知之先務云

金谿縣孔子廟碑　宋潛溪濂

金谿縣新修孔子廟成廟之殿及戟門皆仍其舊鏟
漏者補葺之黯昧者丹堊之學之論堂廟之西東與
夫肆業之舍皆新作之論堂爲間者五崇二十有二
尺從視其崇而弱其二尺衡視從而強其十尺肆業
之舍爲間者左右各三兩廡視舍其數各再倍之經
始於洪武八年七月至九年六月訖工於乎元季兵
亂邑屋盡燬而廟堂巋然獨存此固有相之之道而
賢大夫寖能汲汲爲此可謂知化原者矣縣令既相
率釋奠已其邑進士吳伯宗徵文於濂濂叙其故而
係之以詩廟學緣起及三遷之詳則舊記存焉詩曰
金谿之山翔躍猶龍下有學宮靈氣所宗篤生大賢
維我陸子寃明本心遠探聖髓其道朗融白日青天
纖塵不飛萬象著縣矧茲鄉學可不亟圖孰其興之
實邑大夫機動籟鳴泉起川增其從之者緝緝繩繩
數月之間用幣告成龍礎鳳甍文稅丹楹氣象改觀
煥乎聲名人亦有言有詩有書有齋有廬式寧其軀
匪居之爲娛前軌是趨念此小邦文物其衍其氣夜
發電飛虹轉學子翩翩斯文之顯匪文之爲勗惟形

是踐太史作詩爲勸甚力聖謨孔彰萬古一日有赫其臨敬之無射

金谿縣儒學尊閣記

大學士費宏

金谿儒學久未有尊經閣有之自知邑事方信之始公鄣人也以弘治己酉涖邑治南嚴肅務鋤獷惡啇枯醒暍用楹善良既旬歲政舉令脩諸倫屏息夜户不閉公知民漸裕而力可用也乃禮飾典祠次及館署即徼巡之舍亦必煥然更新而尤拳拳焉興造士一日進諸生而嘆曰閣以尊經在他學皆然獨吾邑缺焉可乎茲非觀美之徒事也三才之道四德之用五倫之教罔不於六經乎載之自古迄今與有君師之責者金華所講蓬觀所校蘭臺所藏未有不於此乎尊閣者也況列之學官其設科條曰師曰弟子相與授受童而習之實望其始乎士而終乎聖賢尊主庇民胥此焉本吾於典不可缺者而猶缺焉可乎爰相厥址得文廟之東隅隆因窪益甃用堅斫而閣於其上中爲三間翼以重阿其崇餘四十尺而深與廣稱焉經始於辛亥孟秋越明年春季落之升閣而望

卓筆繡墩鷓鴣上幕諸峯諸峯莫不廻巧露異於軒
窓之下而金川清江二水左右映帶心澄目豁觀者
謂山川之秀有茲閣焉斯足以凝之自是賢俊之鍾
當倍於前美矣最役程傭且以萬數其勞與費蓋亦
甚大也然皆取諸罰鍰民不與擾僅數月而偉觀厥
成非公之才之敏能若是乎閣成之明公去爲御史
提學南畿又擢參山東宣使之議邑士用明經取上
蜚英而騰茂者科不乏材談者往往歸功於茲閣然
久而弗葺且日就于頹陊矣矧公之成績亦未有識

之者正德甲戌公卿入黃侯嘉會來爲邑長復從而
整飾之頃礱石欲求公垂會公之姊子端公屠君安
卿按行茲邑侯因以請焉遂屬庠生陳嘉言黃綸備
述公之善政而專使來徵予記夫劇而辦處脂而潔
吏能是足矣至如飭以儒術治以弦歌則必才且賢
者乃優爲之由俗吏而觀茲閣之建若不足爲有無
者然意嚮所示膽聽聳然吾道若加而崇斯文若增
而重實俗化攸關而不可缺也公不誠賢矣哉公之
意蓋欲橫經於此者知所以教而無抗顏倚席之訊

執經於此者知所以學而無買櫝還珠之失所謂始士終聖尊主庇民亦儒生分內事耳若徒拾青紫以階榮祿陳車服以侈寵榮非建閣藏尊經崇啓廸之所望也乎予既重黃請又慨念端公有渭陽之感乃爲書其始末如此嗚呼公之去邑三十年矣而人猶思之不忘不近於古之遺愛耶公諱誌信之其字與予塔成化丁未進士嘗佐公建閣及今茲相與礱石者則教諭徐怕訓導顏欽也法得附書

金谿縣名宦鄉賢祠記

疎山吳悌

名宦鄉賢之有祠何也凡仕于其土而遺澤在民者没而不忘則祀之鄉先生之有德行道義民所瞻仰者没而不忘則祀之並世世不絕蓋緣生人之恩義施於死者思其功德而報之也金谿宋以前并廊川至淳化中始分建爲縣故此二祠惟淳化以來得祀之云嘉靖辛丑攝縣事府通判謝君適然脩祀事于祠下視神之次主闕亂無紀恐磨滅而不可考也乃命教諭蘇瀾偕諸生按諸仕籍得名宦若干人鄉賢若干人各譜其世次幷鐫諸石以垂來久而屬諸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撫州府志20巻』　請求記号 WA35-60
ガラス使用

孔東魯周挺徵記于疎山子吳悌且曰非子之言民罔知所勸悌邑人也何敢讓焉惟　國家之祠名宦鄉賢其義在報德報功而何言乎其勸民也夫茲邑之建將數百年二祠祀者各廑踰十數人豈彼不與者盡皆愚不肖哉夫愚不肖之人不足與語功德之祀君子已無責爾矣獨其間有負聰明粹穎之資思自異於鄉黨而以豪傑自命與夫筮仕于茲土而吏治蒸蒸庶几循良若可企者其初志將不朽是圖而乃執之弗堅爲之弗力一行或渝而萬事隳墮終竟與愚不肖者同歸于不朽而功德之祀曾不得分半席而並享焉是不亦可慨耶君子於此要亦知所慎矣然君子戰戰兢兢樹德樹功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豈固靳其身后之有遺思而祀之世世不絕哉毋亦報德報功之在人心自不容已耳夫報生於人心而予奪之公千載猶一日焉豈其有他故也后之人覩於興廢之際察其進退之機而得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心寧不惕然而有儆於其中乎書曰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是之謂矣二生歸以是言也復於

謝君君曰豈惟民哉吾有司盍亦知所勸矣於是次其言刻諸石而併紀其名氏以俟來者云

崇仁縣儒學重脩記　張學士元禎

撫州崇仁縣廟學建置脩廢載前記者不述爰自天順以來廟由禮殿兩廡至于戟門學由論堂兩齋至于號舍歷歲突深頹弊日甚吏於是者或賒其事而漫不省或慮及而怠弗舉或諉以新例之拘或嫌於侵牟之假夫教化民牧胥務也善覘君子爲政尚於橋梁鋪舍乎見之况於學校乎於乎茲其人之哲愚可知已華亭李君祥常熟瞿君俊先後以名進士來尹是邑皆銳意脩葺而李以滿去瞿以薦陞終厥功皆實于新昌劉君忠器乎在劉君亦名進士其爲尹深知本末輕重越自下車謁學則嘉二君興創而欲卒其未備肆能未幾廟學輒煥乎完美于昔有如又運林斲石築學門所瞰河堤以脫霖潦時病涉茲其留心學校功不小已學師生欲永昭厥美乃屬紀以文予惟師生拳拳於賢侯興學之功是紀厚已然亦思所以副其脩舉之意乎陟崇明之域踐大中之途

定泰宇於端隅洞八荒於廣闥非復向時規制頹弊
窘於風雨寒暑而大有以聳萬人之望茲庸非諸士
子之當隆其本而不忝乎所以諸修其外者哉是邦
也先正遺風近而未泯觸諸外而感諸中由茲而奮
然大興以大光學校蹌蹌衿佩豈無其人乎則賢侯
興學之功其不尤大其不尤可紀也予無似烏足以
率人紀事之餘僭及是爲諸士子望之

重建崇仁縣學記　太守蔡邦俊

歲戊辰龍飛之秋崇仁黌災署縣事者乃邵司馬黃
龍田寅翁亟商鬥建于吳公焉亦以公之講仁課義
註經翼傳必能相與以有成也公慨然曰吾自致政
歸即以杜門教子爲事碩吾猶竊享一廛而使先聖
之宮灰於露處吾忍也乎哉遂捐半千之金以從
義民節婦各爭輸應而後聖殿之與賢廡學堂之與
齋官以次輝煌蓋不日之成三年于茲矣鼓鍾跚跚
泮水溶溶而尚未能勒公之功與建黌之年月于石
君子于是有遺憾焉夫祠者所以崇德而報功也公
之倡義興學不費官帑勛在廟堂焉不煩民力勛在

閭巷焉官休舍而士安庠勛在升秀焉挾此三大勞以附祠于學官之傍亦豈爲泰碩此乃人之議以報公匪公意也明道而計功其仁人耶且夫財者天地之長物也彼揮而不碩與碩而後揮者尚分優劣必沾沾然以捐所有爲奇則夫里巷之俠閨女之秀皆能以數百金從公後其于公之平昔所以自視果何如乎是以功成之後臺使有旌學使有奬而公歎然曰是其爲過情之譽也我不碩也即有爲立祠之說以阻之爲配享之語以傷之而公恬然曰是其爲憎

茲之口也我不較也以至元門義士淂蒙青衿周閭節媍得榮建坊而公怡然曰是其宜以善愛賞也我何功之有也公之意惟自以舞象來所讀何書所則何法實不忍見宗廟之美付于煙燼故寧疏食飲水以崇此數仞宮墻耳功我罪我曷知之乎夫有所譽而有所試者三代之直也美天下而不言利者盛德之事也以捐貲急公之事爲功則公固不居如必以爲罪則將何詵焉其謂殷人之楹可無奠乎其謂素封之家可據贏乎其謂終事輸財非好義之民乎是

使膠庠虔于草莽是使故宮悲于黍離是使經之營之之攻反爲勿亟者藉口也毋乃曰不言功功亦不及也哉蓋黌成而黌士因于傍建一小亭以有功聖門四字頌公公知之陰令人持去噫生無德色沒無怨言公之德量於是爲不可及而學問之源有見其大者矣碩不忍使公倡義興學之心終置悠悠也因與縣令徐君請於　學臺登公俎豆於舊建碑亭述其顛末立碑記之而凡黃龍田寅翁當日拮据捐俸之勞鼓舞招徠之術亦於茲可見矣公諱學周字應今別號養臺以歲進士任象山令歷溫州府同知致仕

宣黃縣學記　南豐曾鞏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絃歌洗爵頫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帥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

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
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
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
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
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
治亂之理至于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
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衆萬世之策皆得及
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
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

之小事至於脩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
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
内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
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法措其材之
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末則中材可以守
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
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益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
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之存者亦非古法人
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

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益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於乎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盈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爲得立而方此之時撫之亥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師而寓於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又不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詩至

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厲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美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惟其令之一倡而四境之內響應

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脩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脩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與縣之士咸請曰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既望南豐曾鞏記

宜黃縣重脩宣聖廟學記　虞文靖公集

宜黃縣學始作於宋皇祐元年已丑其令李祥爲之記者南豐曾文定公也凡二百有二十八年宋以歸國朝則至元丁丑之歲也縣不改而學隨之屢毀屢作者三十有七年皇慶癸丑廉訪分司郝公鑑命邑長作之則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之所記也今三十

有二隼有司不以時治積圮弗支至正甲申六月縣令某圖新之學官告之令爲出財以授民之能者度材傭工莫不盡力凡前記所載廟學禮殿講堂門廡祠宇齋舍像設器皿戶庭塗壟庖庾之屬皆因其舊而更新之撓者易以壯細者更以巨弊者修之燬者完之增崇者仰高之樓改作者外門之閣八月望告成命其吏介其邑之學者來求記之集既爲書其事頒南豐臨川之文而嘆焉昏者周公因堯舜禹湯之傳制爲典禮以成文武之業布之天下傳之後世古昔莫盛焉周道之衰有司廢墮仲尼思周公之遺者無其位以行之贊其辭於易載其蹟於書詠其聲於詩正其法於春秋而周公之制作盡在是矣若夫儀禮之遺篇儒先之所輯錄有司行事之儀注缺逸而僅存則有待於推究而折中以得其脉要是以爲難也斯文之將興經學之粹密有如南豐曾公求諸聖賢之遺言以考定周官之法度學校之制見於此篇而異公之意必欲學者因曾公之言而求諸程氏之學以達於孟子者蓋必有得於此而後不差也乃若

博學而無要堅辟而自任世固有之苟無得於聖賢
之心以其意識之所及掇拾簡編之餘而用之其不
害於事者幾希矣故非後記不足以盡曾公之意也
斯學之士得於先正者如此豈非幸歟雖然二公之
言爲天下後世設也特因宼黃之學而見之耳於乎
學校盛時論道經邦於朝廷起而行事於百職寄之
以民人社稷通之於鄉黨州閭則皆前日國之貴游
民之俊秀讀書治禮習樂於斯者也是以一道德而
同風俗可以恒久矣夫子在魯弦歌倣見於武城則
亦寥寥矣乎後世之爲有司者簿書期會之急豈暇
治此哉脩庠舍以居其人善飲食以安其粲聚經史
以應其求自今日而言則亦可謂修其戒矣其可謂
以求備於古昔也哉然而制作或不得有爲於時而
學之爲道著在簡而學而行之則存乎其人是則可
爲也是故曾公盛言之以待後來吳公深言之責諸
學者始終先後卒歸於必可行莫備於宼黃兩學記
矣夫以一家而論之子弟有望於父兄矣通一邑而
論之細民有待於君子矣推二公之言成學者之業

自宜黃始豈不盛乎昔者有事於先師必有合也宜黃之視南豐臨川近在邦域之中矣尸而祝之則而傚之二公夫豈遠乎哉

宜黃縣學記　吳草廬澄

宜黃撫之支邑宋皇祐元年邑令李祥始建學南豐先生曾文定公爲之記學近社稷遺址今不可考後徙城隍廟北紹興初燬鄧令唐庚改築于縣治之北葉令上達又改築於北門石下而以舊學爲尉治鄧令昌朝病其近水墊隘乃徙今所紹定庚寅鄰寇犯邑官舍民居燬者過半而學獨存淳祐初趙令希黙簿黎璹更造大成殿御書閣陳尉寀祠邑之先達于左右廡寶祐間楊令允恭復新兩廡四齋至元丙子再燬教諭成都胡端宜即其舊基管構大德乙巳居民失火又燬廉訪分司郝侯鑑巡按適至召諸生議重建以命邑長愛忽都魯時學官去職邑士李仲謀董其役取材於官山士之有力者捐貲以助未幾廟殿成講堂成兩廡從祀之室各五齋舍四各三間中門五間外門六楹立先聖像至大辛亥教諭南豐陳敏

予增陶冕覆門廡立四先師從祀十子像又繪兩廡七十二子諸儒像祀邑先達樂史以下十二人先是前進士鄒次陳書來徵記至是教諭復以請將刻南豐先生舊記于石以與新記並於乎學校庠序之設自三代至于今凡有社有民者率莫之敢後誠以國命繫於人才人才繫於士學也夫士之爲學豈待官之建學哉然而官必建學以居夫士俾爲學者於是乎學焉厚之也上之厚之也如此士之自厚者當何如邪故居學而不爲學自薄也爲學而不知所以爲學自誤也所以學如之何南豐先生之記之所云是已於乎三代而下正學湮廢士各以其質之所近意之所便爲學學其所學非三代之士所以學者也南豐先生之記在孟學不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而其言眞詳切實體用兼該有漢唐諸儒不得而聞者宜黃雖小邑自昔多良士繼自今士之爲學人人能如南豐先生之所云則合乎程接乎孟以上達孔氏不待他求也於心有得也於身有守也於時有用也斯無愧於是學矣不然所學者業荒行毀其爲學也

又不過誇記覽衒文辭以釣名聲于利祿而已是豈
上之人所期於邑之士者哉

宜黃縣脩學記　羅一峯倫

成化十有三年宜黃脩學成俾告紀成問基焉初縣
令李祥創于皇祐鄧昌朝定于紹興自時厥後葺圮
因仍革故鼎新以俟有庸問命焉基廼視大理卿夏
公時正問事焉相提學憲副夏君寅廼道憲僉兩陳
君騏琦推官張圭知縣俞璣宣力咸勤乃殿大成乃
新戟門先聖先賢像悉新浩法明倫有堂尊經有閣
棲息有舍庖湢庫廐櫺星之門各因其舊新之粧嚴
弘靚歌游藏息耳目之新性矣吾子有言告我二三
子新心志也不亦可乎於乎學校之教先王備矣其
性仁義禮智其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其倫父子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其行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其文詩
書禮樂其用家國天下先王豈違人以為教哉斆學
之方取士之法今雖異於古矣道之秉於人心靡於
聖訓者固未嘗往也二三子習之而不察耳夫於水
火蹈而死者幾希矣知其害也利欲之害吾心甚於

水火終身蹈之而不顧吾不知其何心也夫牛之與馬豢於人也力穡服箱一不能其職焉棄於屠賈之市矣士之食於人非若馬牛然也然肆其私欲使民嵩焉喪其安樂怨汝詈汝不流于夷裔竄于刑辟亦辜而免耳終身安之而不悔吾不知其何心也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寵賂之章其甚此乎太息流涕不能已已於乎士未有不愛其身也愛其身必先愛其國愛其國必先愛其民未有無民而國能自立者亦未有無國而能保其身者愛其身以及其民壽國命無疆垂百世而不泯何此舍而彼取耶蒙以養正豫也二三子豫矣哉明先王之道贊否往泰來之運此其兆也席瑄歸告教諭包綺復于俞君視斯言爲何如是歲六月吉豐羅倫記

重修宏黃縣學記

伍南山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春宏黃縣丞崇陽陳忠重修儒學教諭危正等請記之宏黃自宋皇祐令李祥始建學南豐先生記之元至大間廉訪分司郝鑑建於今所草廬先生記之我　朝洪武以來雖屢興脩不免

推折前令往往因循怠視其敝令陳君佐縣爲戝乃能煥然增新可謂識達政體者於乎學舍脩葺有司之事士之儲養是學果無所事乎曾吳二先生之記諄諄告語諸士子生長於斯聞之熟矣寧嘗奉揚渙綍綱紀學政可無一言與諸俊造講明乎夫學者所以學聖賢之道也聖賢遠矣經傳存焉凡繼天立極明德新民立誠定命之類入德先後本末於是乎在不學則已苟有志焉可不博究詳察而致其知乎致其知者思也思則明之於心既思矣必見之於爲於爲者行也行則誠之於身心以思之身以行之思之至理由是窮行之至性由是盡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賢之道不外是矣在易乾下艮上之卦其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天在山中心之體也前言往行而多識思而明之於心之謂其象曰剛健篤實光輝日新然則其思也其行也不息體乎乾之剛健悠久合乎艮之篤實光輝明著日新無窮茲非爲學之極功歟由是達則兼善天下澤被生民窮則獨善其身表厲風俗資於世用

孰大焉王政所先國家元氣不於是寓乎若曰備儲養以媒利祿則未矣遂書臨川伍福記

遷儒學記

孫覿 宋紹興年

事有迂而甚直言有大而非誇非常之舉黎民懼焉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昔周公營洛邑而平王東遷乃在數百年之後勾踐棲會稽著婚姻之令待其生子以爲報吳之兵大抵高明寥郭之見不爲小利近功往往迂濶可笑而不近於人情定鼎卜年如此其安也而一朝之憂效於數世嘗膽忍垢如此其

惡也而須臾之詘伸於萬人機事相承如執左契交手相付不間一髮此霸王之畧所以傳世垂後若是其巍巍也天下大亂盜賊蠭起鉏耰棘矜長鎗大劒馳騁於百里之塲不習俎豆化爲侯王者十八九州縣官吏簡料丁壯豫備儲峙以應上之求而已奚暇及度外之事今宜黃隸撫州爲大邑比屋萬餘家紹興初殘於盜民之死於兵者大半延平鄧侯庾字端友以右朝奉郎爲縣於此而治其所當先者則立學宮祀孔子補弟子員克入之殿寢言言崛起戎馬踐

蹂之後人固疑其迂而不切緩而不急也余曰導衷亂不軌之俗莫如吾禮義之教訓武人不孫之暴莫如吾儒者之功漢高帝已滅楚而魯以小國獨不下帝怒欲引天下之兵屠之終以禮義之國而止六館之士將從未泚之亂一何蕃起而叱之而六館無受汚者夫以百戰之兵束於禮而不能抗一障之乘羣惡之鋒屈於義而不能加一介之賤彼匹夫之勇悻悻投袂斫案不忍一朝之忿而快意於一擲者豈可同年而道哉鄧侯精通吏道飾以儒雅不爲赫赫名譽獨能綏靖一方於疾痛呻吟之後度長絜大又進諸生於學館棲士之廬廩士之餼肄業之書問道之室無一不具絃誦之聲洋洋乎庶幾如古所謂武城者余聞十室必有忠信三人猶有我師況此堂堂一邑之大豈可謂秦無人哉讀古人之書學王者之事出而試之必有濟艱難於一時追前哲於千載九合之勳足以解中原被髮左衽之禍一王之儀足以制諸將拔劒擊柱之譁此大儒之效豈非學者之所願與侯曰是吾勸學之意也遂以爲記紹興四年冬十

二月晉陵孫覿記

重修儒學記

宜黃縣儒學舊在鳳山之陽嘉靖元年廼置今所風氣人和雖視昔壯甚然事出重遷工多簡畧庠舍久且就圮歲丙寅邑侯蘇溪俞君涖政之初首事德教廼捐俸修葺自文廟堂齋以及門廡煥然大增觀美數月工畢使狀求記且曰願有言以相勗也予閱狀得舊記二通一則南豐曾先生記初建於有宋一則一峯羅先生記重修於我明者也俞君之功固於前修爲有光不肖如予則安敢靦顏于二先生後邪然俞君之嘉惠後學意則未可虛請以前名言爲諸生申之夫謂先王聯學校羣師儒明童禮教以相共循習其大要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焉南豐之稱述古先誠慤懇摯舉而識其大者矣一峯則於邪僻之防利欲之肆獨加意焉又何其嚴切而篤志也哉夫性之在吾人一也親則知愛焉兄則知敬焉孩提固咸能之至其長則或成德於聖賢之歸或溷溷於不肖之極而相去不啻倍蓰者何哉則

學不學之故也然則學者率吾感應之常以端其好惡之分著察乎彝倫之懿以明愼於出入之方則知先王禮訓之陳典常張設周至詳密非有益於所性也固將盡吾愛敬之良以同於聖賢歸焉耳其所欲所好有甚於勢利之私萬萬焉者其時之所際或出或處皆將脫然蟬蛻於汙濁之表而後有一毫可入於其中耶噫謂盡性之外有他學哉是故必如斯而後二先生立言之旨爲無負而俞君嘉惠後學之意亦爲有成也淮諸士其共勗之俞君括蒼人名世美

蘇溪其別號

楊一豐

重脩宜黃儒學記

君子重改作之令學校則劬劬脩理者蓋敷文育才之地不可一日頹靡其教脩而學校亦脩其教廢而學校亦廢勢必然也是故鞠爲蔬圃末世之事思樂泮水魯人頌之君子安得不孳孳於斯大邑侯龍洋王公涖宜黃三載每升堂必訓誨經書奧義提掇良知心學一日敷教之暇周視黌廡慨其弊陋曰寻責也顧典史王君一道董其役墜者更之毀者代之敗者新

之甃砌東西廡以磚四十餘丈明倫堂及櫺星風化騰蛟起鳳諸門或墊而崇之或擴而大之將將焉皇皇焉宏壯有加他如鄉賢名宦祠敬一亭悉煥然一新適茲辛卯計偕之歲氣象發揚若此人心安得不感動乎諸士乘時以出建名世勳業皆侯之賜也況明倫堂士所趨蹌之地　先師殿聖賢居享之官堂室麗則司徒典樂之官尊而有德有造官殿修則仰止何往之方立而日就月將異日濟濟然稱一代皐夔之佐豈徒曰一科第之榮已哉雖然侯之善豈止也

也溪田歲枯鑿永豐陂以溉之人病于涉造舟爲梁以濟之皆王政也豐樂橋一水舊有遶卷雪生狀元之讖又奮然爲之而不憚其勞尤造士之盛心也至於立文會與諸生切劘經藝一歸諸六雅其所以責成之者又何如諄諄耶然則侯之可紀者多矣予因其脩學而悉之云儒學教諭信豐楊一鑑記

宜黃縣創學田記

石首趙中弘宜黃教諭

邑侯筆洲鍾君令宜黃越五稔仁浹化洽政通人和爲循良稱首終始先務學校崇重斯文汲引後進身

先之教鼓舞盡神朔望與多士講究經書發明聖賢
粤旨匪常俗勸說者倫人咸心服士習翕然丕變百
凡整飭殿庭門廡政作泮池高垣墉增木欄學宮煥
然惟新昉弘自蜀遷掌風教於宝侯嘗謂曰儒學自
公餘外無田非可久之道此大缺典吾有司責也嘉
靖二十七年冬廼措其直發學創置弘率生員劉舟
楫譚經劉彬鄒咸李試劉榘劉一模劉柷等以若值
易田三所惜不能爲一區者從俗便也弘復皆訓導
林日思乙日山躬詣達觀調停立界石碑于各田末
表識若干畝數若地名經界稅糧租谷少多悉如券
統刻碑陰可稽也募力者藝歲收其稅貯侯新創學
倉出入有籍交代有稽厥後生員或貧不能自給或
孤弱窘困不能室娶或卒遇歲凶應周恤其貧甚者
通學會議酌擬呈學公同定數毋容一二私相授受
其大較有如此者多士請爲之記弘猥以文字爲職
義不容辭志創始且防湮沒也侯名岳字時應湖廣
茶陵人時嘉靖己丑春正月學田之設有關於學故
畨之

樂安縣學記

謝艮齋記

學有屋以居教也徒有其居而教不立與所以受教者不益則屋居之文猶不如露坐之實也古人幼鄰學館目濡耳染人也爲大道稱亞聖且亘千萬世陪孔顏聖師坐祀徧天下後之人築屋驅以居之且不立不益吾不知其何說也樂安置縣既六年而宰魏君彥林始相北山之陽馮高建學爲堂爲齋越三年又爲殿爲門凡屋畧具而士未至越五年今宰王君稚以儒飾吏以教爲政下車奠謁顧瞻徘徊歎器之虛爰諏其僚僊尉謝諤考進諸儒百三十士文富義豐頭角爭雄志氣凜然壯觀一新來者未艾思躍而趨學用益嚴教宼恢張見謂記遠理無容辭諤聞學必有教教必有師皇宋有天下儒先傑出江右爲富茲地雖撫之別邑然臨川子王子南豐子曾子自昔同郡回環四封南有廬陵子歐陽子西有淸江子劉子北有豫章子黃子其故家遺風在焉藉之問津疋步聖門神授氣取可兼得之豈室今人有愧於古凡我友朋毋多而岐毋浮而辭毋以本爲末而高爲卑

母遷延于仁義道德之歸若夫梯媒簡編以恣睢於聲利紛爭之域而不求有以振拔使前輩高步自若謂後來之不繼則非策之善者教何爲哉學何爲哉紹興三十年七月初二日謝諤記

重建樂安縣學記

邵菴

元統元年冬前進士燮理普化來爲樂安縣達魯花赤政尚清簡民用孚化同僚張綸通練吏事畢知民情興利除害惟恐不及期月之間遂以無事則相與取其邑之廢敝而脩補之而宣聖廟學爲最重是以協恭和衷尤致意焉樂安始置縣於故宋紹興十九年學亦隨建在縣治北內附國朝之初得民舍徙置舊基之上歲久圮壞牽補相承而已至元元年巳卯歲之正月始作而新之大脩禮殿作門廡以成廟制作講堂七間以居師弟子執經問難習禮容學樂有司長吏率其屬亦於此執事焉作學官居舍諸生齋館以藏以息小大稱事無所苟且都宮之南有池水屬民家重賄而得之浚池寬衍而面勢益以明敞引桁自池上出洋洋焉有游歌諷詠之興焉畢工於明

年十二月同僚簿尉學官克成其事士民相帥出私財至二萬以相其成廟有麗牲之石可以刻脩治歲月於其上以予自國史歸老寓其屬邑求爲執筆而書之予聞昔人以崇仁永豐之間相距数百里山谷修阻官府遼遠民無所保息割兩懸之地而治詹墟是爲樂安二百年來非惟其民人得以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人自舉進士至爲執政貴官若弟兄父子相繼登進士第者具可考見延祐中仁宗皇帝始以科舉進士曠数郡或不能薦一人而樂安獨先有登高科者其後薦名于朝不絕蓋其世修世業而名家者諸父老長帥其昆弟子孫脩習無廢其邑境無間遠近絃誦之聲相聞是以逢掖之士環千里而觀之或自以爲不及也且其山高而水盛地固而氣完故其風習亢然有以自壯足以有爲非若弱懦不足興起則其長吏之新茲學也豈苟焉哉近時業進士而專治者豈非易詩書春秋禮之經乎其所論辯者非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書乎有司得推而舉之者非其孝弟聞于鄉信義孚于友者乎夫進士者

朝廷之取材一途耳有志之士固不以其廢置有所作輟也夫儒者之事進士而已乎哉爲進士者明斯經也脩斯行也爲道莫近焉於是反求而自治即此而不待於他求矣取諸聖經賢傳之言舍衒鬻趨競之文而求脩已治人之實其所以見諸鄉黨者不以苟逃吏議爲徼幸不以委曲鄉原爲自喜而求夫天性人倫之至焉其來遊於斯學致力於斯經斯行朝益莫習悉心盡瘁父兄之相教子弟之相承如攻進士業之勤苦因其伉果强僊之質而勇於爲善焉則人才之成就鄒魯何愧焉二三百年之進士云乎哉

燮君既去官而猶念其邑令之能安其民可見於此矣

樂安重脩縣學記

吳草廬澄

宋紹興乙巳割撫吉崇仁之四鄉置樂安縣置縣之六年令魏彦林始建學建學之縣年清江謝尚書誇時爲攝尉令王稚委之考進諸儒不滿一百蓋創縣未久教猶未洽也其後十倍於初迨宋季年陞國學貢禮部登進士科者甲諸邑雖其所尚未離乎文藝

然以後創之邑百年間士學彬彬如此亦可謂盛也已七學之建百二十有二年而地歸于大元壞土遞僻干戈搶攘人士逃生救死不贍遑及絃誦俎豆事哉足跡之布于學者無幾宮墻之內鞠爲茂草固其所也既而兵難稍紓軍官王佑周視廟學側然興懷不謀於邑僚不資於士民躬率士伍取沒官廢屋之材構講堂一新之越數年堂復敝邑士陳仕貴率其弟進市民屋五間輦任以至撤其舊再新之又新中門二間葺廟殿併兩廡從祀有室肄業有齋繚以周垣門廡廩具完今王英簿董進教官前太學進士董德暨諸儒力也皇慶初元廟之前宇將壓令劉汝翁議更造築基崇於舊三尺教官缺員以陳仕貴攝事資取於其家材取於其山先爲之倡而學之士及邑之好事者皆捐貲以助仕貴之弟善司其出納令於公事暇督視不倦八月鳩工九月監楹明年秋告成奉聖師從祀神像寢于新廟行上丁釋奠禮士咸集僉言曰當今文教懋明於上士氣未大振於下而吾樂安自甲申辛卯甲午至於壬子廟學棟宇四新矣官

不敢以不切而弛未遑而慢士不敢以有費而辭有勞而憚昔夫子之作春秋凡興造之事新延廐書新南門書新雉門書新兩觀書僖公脩泮官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何也春秋刑書也常事不書失禮失宜乃書書之者貶之也所以示懲也詩之有頌所以頌其美也得禮得宜而頌頌之者褒之也所以示勸也廟學之新也士之得禮得宜孰大焉既未能效史克之頌而遂使泯泯無傳無以勸後殆於不可於是請記興造歲月于石以傳方來予稽樂安建學之始攝尉謝公首爲之記其所期於樂安之士甚厚期之以臨川之王期之以南豐之曾期之以廬陵之歐陽豫章之劉若黃而猶未已也將藉之以問津以詣聖門以歸于仁義道德不欲今人有愧於古士之自期其可不如公之所期者乎於乎聲利紛爭身外事也道德仁義性所固有求則得之不待資借於人振拔而追前輩之高步謝記已云予何言哉本其末而末其本高其卑而卑其高非所以荅官府修學之意非所以副朝庭用儒之實也臨川吳澄記

東鄉建學碑　提學田汝耔

東鄉者臨川之東鄉也其地以盜戢正德八年所司其請沿鄉設縣以圖永安縣設而學立九年始頒印記至初遣官署掌召割故學生徒約三四十人廬舍集焉是年秋兵備副使胡公世寧始經畫營治撫州知府方學甫宣力課功士氣日以曜如十年春汝耔東巡至于撫州按其邑延簡秀民殆六十餘人補學生員改令臨川縣學訓導陳相攝主教事促有司亟完學宇夏兵備副使楊公璋至督知縣黃堂舉而畢之適命官始任冬學告成凡殿廡門池廚庫堂齋廨宇垣堵百務維新或曰縣以盜文爲惡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夫盜之未平也以武及其平也以文教化者弭盜之萌爾是故見亩廡則集墨斯毀矣見衣冠介胄斯脫之矣見揖讓戰鬬斯悔之矣見觚觶于戈斯釋之矣絃歌之音作金鼓之響息矣夫是之謂末也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婦長幼人倫明而盜斯化之矣乃扁其學二齋東曰立孝西曰求忠夫孝者德之本矣一孝立而萬善從之忠者

中也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此教化之義也

脩學記

王宗沐侍郎

東鄉宅粤窳故爲寇區乃正德八年以兵夷之置流民之復者連割鄰嬴徙孝岡而治焉而學因以建是時甫去兵燹擘畫大都而材用苟簡來茲蠹甚嘉靖三十五年縣請於兩臺以贖鍰脩之簿陳金尉徐子明方董其事而知縣林大章適至乃刮磨漫漶鼎易敗折午開文昌前廟後堂廡祠門廊悉改舊觀諸生遊其中絃誦揖遜神頤心暢棄去隘陋蓋自置縣以來學校之新始昭然在耳目矣學博士酈驥顏大濟李珙率諸生詣余請記其事余進而告之曰二三子知始置縣者之勤乎剪去蟊賊以鳩瘠民而後興禮樂以教弟子此其爲茲土之念亦寧有既乎然予聞之唐虞之世有苗之患密邇封圻其所以禦之者不過命將出帥示干羽以化革之恬若無事其後卒亦不爲患而至其相與儆戒於朝廷如嚴敵然暢焉不敢弛其防者乃在震驚朕師之邪說殄行焉寇以殘民虔劉剝膚曾不如坐而論說者可叱嗟而彌伏也

且東鄉自置學以來諸生峩履而棐綦耳目不見戈甲百姓抱子長孫橫枕而寢亦惟無肆賴於此有創而爲邪者其何以能爲茲土化累耶由此之言二者不當相視而唐虞顧幾而戒此焉其亦有大說耶嗟乎彼皆聖人者其爲慮遠且深也凡國家之所寄爲治亂者在士而不在民而人之所苦先腹心而後肢足誠使患寇誠亟矣力可資強謀可借智一失先陷而勝之事已風解無復他患其所救有形也積習於平安而雍容禮樂號稱晏然欲以其中所養之士爲天下用而奇衺恢怪不根於性命人心之說得出於其間使賢者用以爲疑而愚者皆欲爲口實不攻其肢足而攻其腹心其於亂豈有量哉江西號爲理學名區而二三子有志於學然以予所覩記今震於世者非佛老莊列與夫貪利趣勢者之入於心也而其病有四焉大而不漸浪而不約玄而無當任而無所持有一於是予不知其於聖賢之道何如也踐履之極進寸退尺後生獵涉勦說則肆然不疑忘其不是譸張侈頤蓋不殊於聖科彼誠知之而沽名也故曰

大而不漸事物對治棄事則無所從力然有本原焉非事事而庸其伸縮以求比於道也今爲之說曰隨事加功則日出而作憧憧若求以匹子焉磨稜合縫以求當而卒似近而違也不堅其軸而轍焉不正其柁而帆焉名之曰弊舟虛車故曰浪而不約先王之爲是典籍禮樂名物器數儀章以寄道也精不物則無据物不精則敗不以是而學者謂非執是以畢其性命而要亦不當外是以求所謂性命也而空玄邁往者視若桎梏而贅麗也內極於虛達而外要其空曠其弊偏無所循而先王之所以寄道者棄之而舉求之於不可知而後生用以爲疑由是則縱之以叛故曰玄而無當心之具聖人本爾也性也而氣禀焉習勝焉今之運動者非其出於天者也戒愼恐懼猶懼其有時而弛也而今曰性無增者也任其所出師心爲是蓋不欲一念矜持於其間而踐履之失委任之曰自然彼非不知而以是自逃也故曰任而無所持四者相因轉徙高明者往往移而蹈焉而執以爲是彼老佛之與功利三尺童子知之而豈患是哉國家

養士二百年學校遍天下而邇年以來不復有能宥
繼往開來之任以繼孔氏者豈非倫說奇論有以震
於其間哉東鄉士令誠安且有志使彼一詘得厠其
間其心益不特盜憎主人而已是舜禹之所不能化
而辟雍閟宮之所不能易而進也而脩學云乎哉二
三子恍然曰其敢不猛省以無負良有司者乃請書
於石嘉靖三十七年秋八月

重修儒學記

東鄉舊臨川鄙也與餘進金安四邑接壤地贍民稀
正德八年設縣吉守理又二年始建學聯師儒文教興
焉時當草創規制簡陋不足以貽遠歲久漸圮嘉靖
三十五年一嘗更新工未訖比令邑侯唐君來尹茲
土始至謁廟覩學宮弗備遂索公帑得修城銀若干
鍵委縣丞伍承恩董其事凡殿廡不飭者門墻不肅
者號舍不立者泮池不濬者甃砌不密者丹雘不渝
者悉完以美始事於嘉靖四十三年春至今年春告
成寖隆禮幣遣諸生輩求記於予固非知學者然樂
得因是以請正於侯焉夫侯在今日職於親民者也

親民之義省自大學發之然親九族以親睦百姓實唐虞克明峻德之功峻亦以大言也故人不可以不學而學不可以不大學之所以爲大者明德以親乎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焉耳矣今夫天至高矣日月星辰至遠矣手徑寸之鑑而臨之毫髮畢照焉何哉其明無礙則其入無間其入無間則其涵無方夫其入無間則內外一體而親足徵矣其涵無方則遠近一體而大莫尚矣故徑寸之明而有大於天地在鑑且有然者何獨至於吾心之德而疑之夫吾之一心

靈澄昭曠圓應虛通固可尚友千古而親于無前也俟聖不惑而親于無後也質鬼神弗疑而親于無象也而況父子兄弟其倫固不繁而其聯固甚切者乎是故未有德而不明未有明而不親未有親而不大大學也者固將以學乎其大者也學乎其大而不知明德親民之合一焉則非惟身心之用窒滯弗融而家國天下又何所依屬以同其化也哉唐侯涖于茲土而省事于學之脩焉是一體乎諸士而政非徒政政固所以成乎其學矣諸士仰承嘉惠而日有就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撫州府志20巻』 請求記号 WA35-60 ガラス使用

是一躰乎唐侯而學非徒學學固所以通乎其政矣夫明親合一而大其學之端於始政教合一而大其學之成於終則孔孟之志不虛而唐虞之治將復見自今日矣惟諸士勉之以與侯共濟厥美於無疆也哉侯名士逵丙午鄉進士廣西臨桂人潔已勤民最于各郡茲予不能備書而觀是舉也亦足以知其槩云嘉靖四十四年春三月

故聖名宦鄉賢祠記

崔一濂 進士知縣

東鄉撫隸邑也其先爲臨川東鄙去縣治頗遠地阻民獷正德初群盜嘯發憲副胡公世寧以上命底定之而縣治始立營城興學廟宇鼎建而啓聖祠創儒學東南日久蠹朽嘉靖乙巳春雷電以風遂摧敗歲權祭于公廨則祀典雖存而廟宇廢矣至于名宦鄉賢尚未有祠首宦茲土則高郵黃公堂以新建丞擢尹是邑惟時賊黨尚熾公以計擒馘而還定安集之百度脩舉民不告勞憫憫焉如嬰兒之慕慈母也晚遇宸濠之變克平諸乘機作亂者當道上其功進秩知州仍畱東土邑有鄉賢羅公必元生宋末登進士

仕至直寶章閣謝政隱居衣遂性理之學深辯佛老之非同時眞西山包日齋皆志行相孚往來不倦論格物致知有歸一正心之說移文忠公入參大政書有獨參湯之陳竹湖李公韶曾薦其學有淵源而宋史亦稱其所學甚正學者號爲北谷先生白玕李公大章生於我　朝好古力學振起斯文隱居不求仕進行已以忠信孝悌爲先立志以闢邪崇正自待鄉邦仰德士類傾心同時如吳康齋胡敬齋皆與公遊康齋每頌之有德義聲獻遠詩書與緒長之旬敬齋有怪余不帶看花眼始向東風識海棠之泳造午風亭與二公往來論道有玉灣集行世學者稱爲玉湾先生是皆當時之俊逸道學之淵藪也然皆遺逸未祀是誠司風教者之缺典也一清甲辰春奉　命復典茲土重慨啓聖原祠圮壞而飲崇之典不存名宦鄉賢祠未興而潛德之光日幽每與同寅高君嵩沈君佑議增新之值歲多凶民力告倦雖有志焉而未之逮也歲屆丙午適奉督學蔡翁可泉先生欲表前脩移文郡縣令建祠以祀之爰是復請于藩臬諸司

僉議詳允遂諏以四月戊子興衆鳩功遴材啟上以
巡捕典史董其役因刻日以考其成廟貌飾然祀典
無壅匪特羣有司之績抑亦諸弟子員之光也嘉靖
二十六年春正月

儒學泮池碑記　徐良傳

始東鄉縣時值師旅繹騷公私殫弊亦立黌宮廨宇
雖設而泮池規制未甚備久而湮廢不復可辯識堪
輿家謂是學勝在庾嶺從東南來若翔若集若拱若
揖朝暮爽氣可掬誠得一泮池稍廓而大小光山色
下上相隱映法曰大昌如伏如起如蹟如驤文星曜
芒莫之與良庠生徐良範等以告于學諭朱君安道
司訓麥君養賢伊君掾胥曰諾則以告于署縣事叅
戎邪侯籥侯欣然曰吾將圖之已而簿温君言至賛
之加力侯乃相與度地規畫捐貲鳩工以未之月丁
酉始事迄于戌之月丁亥告成池深四尺從五十五
尺衡如從之数而溢其三每五尺監一石柱凡三十
六柱爲横竇貫木其中以限内外可凭可俯於是地
若培而高學若增而新葢不獨文明之象爾已古之

人自昭明德心曰洗身曰澡往往取象于水嘗試與諸人士循泮而行尋浴沂之風繹江漢以濯之旨恍然而得其所謂皜皜不可尚者存斯斯爲德性發斯斯爲事業而國家毓士掄材之意將於是焉在乃歌曰泮之水清且圓兮匪曰飾觀吾以渙吾文兮泮之水方以直兮匪觀則美吾以澡吾德兮是爲記嘉靖二十六年秋九月

學田記　徐良傳 吏科給事中

東鄉舊未有學田而有學田自嘉靖三十二年龍屏蔡侯爲令始也先是東嘗弊矣得四明周侯而起嗣後又弊得蔡侯復起侯爲令嚴而甚明閭里銖兩之姦必偵知之時有掩捕不逸一人而用法不少假借甫朞年疇無逋租獄無瘦囚四封安輯蟊賊遠屏當是時東南島夷連年寇海上言者謂海上諸邑宜得廉明疆幹爲之令長庶其有濟調侯臨海以去侯瀕行言曰吾之於東鄉也蟊蠹雖去而良善未旌又欲立一二疇畝以爲庠序作人之助而亦莫之遂也吾忸焉會有十金奬侯者侯即晉金于學曰以此爲學

焉倡已而虛牖林侯湘崖唐侯相繼捐金如蔡侯買田若干畝諸生葺言于學博姚君玠宋君經吳君學曾曰學田之立蔡侯倡始之功不可忘盡相與金而石之以徵其成于他日三君曰諸生言是抑學校禮詖所從出宜得知學君子一言使諸生聞言而興焉以無忝蔡侯加育之意方使來請良傅非知學者也而有志焉請誦其所聞而諸君子詳擇其中昔我高皇之受天明命也首建學校聯之師儒優之廩餼寖之徭役揭其堂曰明倫而必廟孔子以爲之先師豈非以孔子萬世道德之宗而諸士之所誦法者乎孔子之道非有譚矣炙瓌之辯非有鬼目傾耳出有入無不可致詰之禹曰孝杲曰忠信曰汎愛親仁曰見賓承祭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夫人之所可服習而踐行者也何其易也然孔子異日歎知德鮮民可由不可知而性與天道唯中人以上可語而子貢以下不得聞又何其難也由前言之則易甚由後言之則甚難難不難之間非諸君子之所可深長思者耶後一也而輪扁不能授諸君子非有異斧斤也道一也

而中人以下不可語非異學術也葢孔子嘗自謂下學而上達矣學而能則其學也非迹達而繇學則其達也非虛其學也學其所達者也其達也達其所學者也誠躰之於身深造而默識之內外由是知行由是寂感由是而孔子之道恍然心目間矣易之頤曰養賢以及萬民又觀頤觀其自養也士必自養前所陳孔子之道是已居則鵠立出則鵬舉以及萬民而弘康濟保乂之畧是惟蔡侯加育之意不然身逢掖而心駔儈僻之於田將穮蓘弗力而荆棘用長何以阜嘉種而粒蒸民嗟爾諸士懋戒哉無負蔡侯加育之意哉蔡侯名結嘉靖癸丑進士林侯名大章新會人唐侯名士逵臨桂人嘉靖癸亥春三月

尊經閣記

葉逢春　知府

尊經閣說先儒論之詳矣大都膾炙於人口者反而尊此心之六經以爲得本旨焉余今年署印東鄉有閣迥竣諸生請余記且諸生亦口口誦說尊心所以尊經也夫尊者行也聖人之學先躬行而後頴悟先砥礪而後涵養詁訓六經徒能泥其文而亡得其旨

趣者是卑卑六經者也勿能尊也而上焉者則又視六經皆我筌脚惟懸空求之於此心之虛明而盡廢其所謂躬行者是又未實知所尊者也程子云今人未讀論語時是這等人讀了後又只是這等人便是不曾讀然則不能遵六經而行者謂之尊可乎申庸云尊德性而道問學夫德性無自而尊而道問學所以尊德性也故高明中庸廣大精微八者道問學之功夫也六經無自而尊而實踐其變易和敬六者之理者乃所以尊六經之實事故孔子曰遵道而行嗟

夫行固尊也聖人之道如五穀布帛未能戞飢而頻求之心者是譬之餐露茹芝而絕粒以求長生者也世不常有也躬行實踐而身體乎六經者是譬之日用五穀以養生者也而世莫能舍也今世儒者所謂尊經者高處病在寂滅其心以為吾能尊經也是舍筏而遽求登岸去階梯自越於峯棲之上多見其無實用矣無實而謂之尊然耶非耶世有三人稱孝者一人於親前時時口云孝而考實篤行焉其一人心懇懇欵欵而力未及焉乃一人則日盡其問食色養

起居之節三人者吾必以日盡其事親之節者爲眞孝也故曰說得一尋不如行得一寸悟得一丈不如做得一尺斯言也固所謂尊也行尊而心亦尊矣固合內外之道者也諸生于是起而言曰如子之言然則孟子云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與嗚呼孟子之意將教人只收此懸空一心乎將謂收此心以學問乎存此心以學問是所謂以我覩書處處得蓋着也苟懸空收此心而無所事事是稿木死灰之論也豈孟子之意哉豈經之尊哉諸生曰然余記之并題其聯於閣曰行處認天機方有體貼玄中求靜念終落空虛傑余與諸生共勗者哉

書院

臨汝書院尊經閣記　吳草廬澄

宋淳祐戊申馮侯去疾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事至官之日以其先師徽國文公朱先生嘗除是官而不及赴乃於撫州城外之西南營高爽地創臨汝書院專祠文公爲學者講道之所明年己酉書院成位置分畫率倣大學故其屋宇規制非他書院比左廡

之左監危樓貯諸經及羣書於其間扁曰尊經閣大
元延祐乙卯樓燬于火官命重建越六年庚申四月
廬陵黃鎮來長書院始克搆架又三年至治壬戌九
月工畢事完輪奐復舊同知總管府亞申大夫馬合
睦提調其役相之者前經歷趙諧繼之者今經歷張
允明也是年春予往金陵過撫山長以樓成請記予
將行未暇作其冬還自金陵而總管太中大夫杜侯
至與巡按宦廉訪副使董侯登斯閣周回瞻視且嘉
山長之勤文一新門外齋舍廊廡暨池亭靡不脩葺
而以書來促記命山長躬詣吾門以請噫漢賈誼有
云俗吏所務在於刀筆筐篋侯下車坐未媛席而惓
惓焉以儒學所當務爲急其賢於俗吏遠矣哉書院
之創迨今七十餘年矣未嘗刻石記其興造始末非
缺與今侯急人之所緩而補昔人之所缺予何敢以
固陋辭夫尊經云者豈徒曰庋羣書於高閣以爲尊
也哉尊之一言何所本始曾子嘗言尊所聞子思嘗
言尊德性尊者恭敬奉持不敢褻慢之謂經之所言
皆吾德性內事學者所聞聞此而已所聞於經之言

如覃懷許公所謂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而後謂之尊讀其言而不踐其言是侮聖人之言也謂之尊經可乎昔日馮侯名此閣今日杜侯之重揭斯扁也其望於學者爲何如予少時一再就書院業不常處也退而私淑於經一句一字不敢輕忽資斤力少用志亦甚苦然老矣而無聞僅僅能通訓詁文義之粗糠於道昧如也其有負於馮侯之意多矣繼自今學于書院者其可不深以予爲戒而惕然警懼動息語默必知所薦以求無負於杜侯也哉杜侯名毓賢而有文嘗爲勉勵學校之官故其加意於儒學若此云

虞邵菴集

臨川臨汝書院在郡城西二里許有匯澤曰南湖延廣數百畝受東南諸原之水霖雨不溢旱乾可瀦其流南出多所灌溉而後與郡城泉流會焉蓋屬縣樂安崇仁宜黃之水皆至於郡城之西與所謂臨水汝水俱合於盱江之水北行去郡城殊遠雖抑之趨近卒不可得也城郭之間峯嶺轇轕地勢鹵薄自官府民居祠廟閭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盤互疏通

委折則渠溝之流注而已矣是以無以宣其湮鬱去
其壅底以來爽塏而致清遏焉則南湖之納於郡人
之休養生息蓋有所係焉書院雖有臨汝名實主於
茲湖也考之舊志容其進而莫之敢湮者舊矣故宋
天聖中脩唐故事郡置放生池太守朱公正辭用詔
書即此湖爲放生之池其說曰使鳥魚草木各得其
性以祝人君之千萬壽云是以有司諱治之而郡人
以盛春出遊於斯將以宣濯其昏滯以襖祓其不祥
而守史亦將率其僚佐賓客暢其情而遂其樂焉此
太平之盛觀善與民同樂者也魯子固諸人皆嘗賦
焉非直道其遊觀之美而已也及乎宋睦儒士之在
庠序尚進士業而務爲祿仕學道之君子有憂之是
常平使者馮公去疾即湖爲堂率學者以從事乎爲
已之學書堂祠朱文公而尊信服行其說焉而茲湖
也遂爲風雩詠歸之地郡人士耆艾童冠之至於斯
也相觀而善是以徼菴程君以考亭之學從郡守部
使者之請來爲之師游其門而甚知名者故程文憲
公鉅夫故吳文正公澄其人也益書院始於淳祐戊

申未三十年而內附國朝崇尚學校建官立師士之
教學於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執事者弗虔浸爲
旁近居民堙塹殖利鳶飛魚躍之高深溷以汙來之
變易川泳雲飛之間適限以町畦之縱橫吏民失及
時之樂士子興茅塞之嘆彼獨何心哉吾聞古之爲
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上有阡陌下有溝洫夫豈
不知阡陌之立溝洫之浸皆可以防稼穡乎然而聖
賢之相承謹修其制而不敢盡者所以爲天道地利
之當然而不可易不然何待於後之盡利者輕廢乎

此又君子之所當究心者矣是仕於斯者豈無慨然
欲復其舊者乎蓋曰力有所不及而已至正辛巳蜀
人王君堅孫來爲照磨覽其舊迹而嘆焉愛蓮之名
徒在而中通外直者何見枕流之扁雖存而有源之
活水何注語諸其僚知事夾谷立以告監郡倅二請
按圖籍之舊而復之莫不稱善是時山長張震盡力
戢事租入無弊廩膳有常自禮殿講堂門廡齋舍久
壞而弗修者悉致其力而新完之土田之久侵於人
者理而復之方委曲諮勸以承王君復湖之志而幕

長亳人趙君雷澤實來克合其志按得其實即備徒
役具畚鍤除積壤完隄防沛然而清流集淵然而止
水停生植爲之光輝飛動爲之欣悅而郡將處州萬
户邢侯惟明始作瀕石之亭以登爲之勸而放生梲流
風雲皆如其舊自始役至於成功朝夕程督者錄事
司達魯花赤和尚與震也既而太守洛陽楊公益始
下車登斯堂也觀斯湖也顧而喜曰天將使吾民沐
浴聖化而蘇息其凋瘵乎春水方新秋潦既盡寻得
與文武吏士酌芳泉以賡詠太平於無涯有不之
斯者乎郡幕三君皆歷仕憲府而至是以得時措
之宜者如此以予既老而家居也命震率其訓導虞
登以其府公之命來求爲之記云

崇儒書院記　吉水鄒元標

撫州海内名郡也其先多明德大儒如晏元獻王荊
文公陸文安伯仲吳草廬康齋諸先生者醇學粹行斯
文倡宗遐荒遠裔且私淑而俎豆之矧其鄉乎先是
明水陳公以學爲郡人士倡魯祀象山二吳於臨汝
己酉江近溪羅公至每會講禮刹月餘別去諸紳

繼峯舒公谷南高公愚所陳公景默曾公二瞻黃公若士湯公後先議曰吾撫在宋黃勉齋氏剏有南湖書院以開來學是時人材彬彬家有絃誦今吾等寄跡招提謂先訓何屢圖恢復而議弗克就頃侍御督學懷魯周公歸讀禮暇時集諸耆碩究心名理學博李公致吾布衣周子復徐子允脩輩告於公曰昔人謂工必有肆書院吾儒之肆也南湖淤塞不可復已臨汝稍遠東城闉下橋禪林方圮其東隅隙地背峴臺而面青雲靈谷汝水金堤百雉回環左右几席間跡左隅而宮之庶幾復還有宋遺風乎周公乃告郡刺史張公邑明府吳公二公曰我輩忝牧茲土常惧無以化誨諸人士闡幽廸後有司責也遂與周公捐金爲倡周公復省捐田以助來學郡公邑侯亦給租糧若干益之暨縉紳諸生咸樂從事聚材鳩工興役於七月其規制臨孔道爲門門東折而南爲大門直甬道而上爲堂後爲祠甬道東西爲號左爲閣爲橋江水如帶帆檣下上面爲亭爲圃池塘掩映竹樹蔽虧頓還南湖偉觀顏曰崇儒書院夫以廿餘年不克

就者不三月告成則郡公邑侯與學使之所感人者深也諸公將酒吉祀諸先生於堂徐子名脩持明府吳公侍御周公書及學博李公所志書院顛末走吉水謁鄒子元標爲記元標懷古有志自長足短方執筆裴徊間偶宿禪龕松風謖謖明月在天忽夢肅剌迎一儒冠者面古眉龐曰吳康齋先生子請曰伊周事業先生能否先生曰老矣惟敬沃主德尚能効力一二心喜而覺曰子方有事崇儒之委未就神交名儒豈無意乎謹爲之記記曰夫道一而已矣無聖無儒語體也有聖不儒語造也孟軻氏曰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曰終條理則必有所以始者曰不可知則必有善信美大爲之基者非聖學之正宗歟夫子詔子夏爲儒提衡君子小人二語儒本爲君子而後有小人膺出其間何哉聖道如天天體員員則不可端倪儒學如地地體方方則不無廣隅蓋常論儒至有宋盛矣其弊至模倣形跡之似鹵莽自得之義象山氏出直指本心不假脩証足醒俗學之支離聖學至象山明矣其弊至

以情識爲性而放蕩禮法之壞廉齋氏出嚴毅方正師道自任足挽末俗之頹波迺世儒之宗聖者一曰吾心明矣跡涉有爲皆足以障性而礙道一曰吾行敦矣語涉心性未免逃儒而入佛則意之過也昧二先生之教何如哉二先生者撫産也其知則圓其行則方翊先聖而開來學功灼灼如是生其鄉不知其教可乎雖然聖其的也儒又希聖之梯也寧讀禮至儒行幕其懿美未更僕數然曰自立曰特立曰獨立曰剛毅有執聖人語自立特立一而足命儒之意

擬可想見它日又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象易之恒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則立誠儒者居身之珍也夫所謂立者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非禮弗履可貧可賤可富可貴可生可死而不可辱七八先生其於聖體所見或全或微雖不能盡同然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淫不移不屈則一而已聖人者與乾坤而合德諸先生得易之恒者也恒其德洵足信今而傳後苟不恒其德惡足以共學而適道登斯堂者願慎旃哉知欲負而崇效天行欲方而卑法地若儒行闊畧藉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撫州府志20巻』　請求記号 WA35-60
ガラス使用

聖眞徹藩籬而毀廣隔無論不足以入聖而害政害
事良非淺鮮亦非諸君子重道崇儒之旨矣或曰獻
忠誠三陸孝友二吳篤實南豐有功六經粹然無疵獨荆國
史有遺議何耶鄒子曰荆公儒而無欲者也拜相之
日矢寒山以自老罷相之後托顙垣以終身徬徨塵
垢之外逍遥無爲之業斯其人可得而磷淄耶當時
爲諸人攻者惟新法耳新法之行荆國固失之驟新
法之罷君實亦失之激急於罷者若以爲弊政未可
一日有而今一一以爲良法公固儒而有爲者也身
未執政天下譽之不加信及既執政天下毀之不加
阻彼其心視毀譽如浮靄之來往太虚公又儒而自
信者也七先生享有令譽如無瑕之玉公犯衆怒羣
猜如百煉之金其趣操何後先殊焉且麟經絶響是
非無憑久矣九原有作執鞭吾所忻願焉予於公又
奚疑鄉紳樂相厥成者則瑞泉伍公龍津陳公養
和謝公廓庵董公如水王公省臺吳公念庭周公曙
谷吳公念初聶公崇野聶公勿齋李公繼陳吳公仰
蓂周公默吾李公紫會謝公敬元曾公典儀陳樞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撫州府志20卷』　請求記号 WA35-60
ガラス使用

生爲姜鴻緒吳自誠童曼隆伍童德李亨祚陸學賢布衣饒廷信杜應奎饒棟曾師聖皆同事于昔侍諸君子同官於朝今復同棲于野諸君子慨然先哲示我周行可謂一世盛事予儒也於諸先生學術徒啜其糟粕亾能有所發明謹爲述其崖畧如此憶昔登大華望金臨諸峯龍躍霄漢允矣仁賢都會于它日當齋心而來跬武法席罄欵德音增所未聞諸先生許我是乎爲記

崇儒書院列祀先賢記

吉水羅大紘

臨汝有書院始自宋而崇儒書院則近年鄉先生鄒也當祀宋晏元獻王文公曾文定陸文安兄弟及元吳文正

當代吳聘君八先生爲其開臨汝斯文一脉作後學標準也與鄉先生浸祭于社者殊科近又以禮部陳明水先生南少司寇吳疎山先生誼當比八先生祀而衆議復以督學童公御史大夫陳公大司馬譚公大司寇舒公御史曾公秋官董公祔已亥夏予過臨汝與諸君子會講於書院浹日於是諸君以予習聞

臨汝先達學乃走吉水造予廬請記予惟俎豆先哲摹儀型範者郡人士事也論述往昔開示來今者四方同志之任也曷可辭記曰在昔學校之設其旨甚遠將以發性情心術之秘外正其見聞習尚之偏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也世遠政熄學不足化士反化於士士之出入其間者始以學校爲筌蹄後且弁髦之矣風頹波靡不可復返故好古君子於黌序外別立書院爲期會以萃有志爲聖賢之徒者講焉名爲別於今學寔以復古學也故尸祝必傳文約禮之儒非然者即名德耆舊不祀論議必窮理盡性之學非然者即奇才異等不收豈碩樂此蓋書院以捄學校之弊而書院之好尚不一無復有能捄者也宋初承五代餘習其自歐陽氏脩孟韓之榮曾子固氏起而振之至朱元晦集宋儒大成攻異學不遺餘力獨推宗魯氏以爲世之知公者淺其學之正可知也陸子靜氏當儒風甚盛超然獨詣直接鄒嶧之傳至國朝王伯安發明大學宗旨辨朱學不遺餘力獨推尊陸氏亦以爲世之知公者淺其學之正又可知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撫州府志20巻』　請求記号 WA35-60　ガラス使用

兩先生蓋百世之師也若夫草廬存斯文於腥羶之
世聘君高志節於人主之前詎不正哉聘君而後此
道不講久矣陳主客弱冠登第即知嚮學北面王文
成親受良知之傳使旣隆之緒一旦復續則陳公力也
吳司寇私淑良知而獨得於格物之義言論足以諷
天子容止足以格權臣忠節著於朝敦睦浹於鄉自
少至老力行其所學而不徒托諸空言故臨汝稱疎
山先生醇儒也夫陸學振於王文成陳公旣得之而
命矣吳公得之私淑而議論風節又直與會南豐並
是亦會陸之徒也明德之馨千載如一並祀配享庶
幾無愧其餘請大者當理學名盛之時廷議里講有
功於儒亦多矣故臨汝自宋至今賢哲麟次獨祀此
數公者政所謂一道德立標準定書院之好尚也若
夫祀晏王於會陸之前祀諸老於吳陳之後其亦豕
翼斯道意乎乃若今之爲崇儒之學者一則曰遏人
欲存天理一則曰闢異端明正學不知天理本存人
自迷迷而不悟必非遏人欲之所能存也正學本明
人自疑疑而不信必非闢異端之所能明也譬如陽

精出地黑闇自除若掃黑闇以求光明闇終不可除
而光明終不可得夫建道者立關津闢通衢置亭傳
示人以必行之路人孰不舍旁曲而趨之若通衢不
闢而惟旁谿曲徑是絶人其能滅跡而從之也故願
學者姑息其闢異端之口而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
的姑解其遏人欲之縛而由格物致知以顯其覺迷
者既覺疑者自信然後知古先聖賢之學其源不始
於遏人欲而其要不在於闢異學者求眞覺與眞信以
讀序異祀先賢與鄉社異而學者求眞覺與眞信以
無負二者之志則崇眞儒自臨汝始即以風四方可
也其崇祀諸先生謹書姓名爵謚以備觀者覽焉晏
元獻公名殊宇同叔宋學士封臨淄公贈司空兼侍
中王文公名安石字介甫宋司空封荆國進贈大傅
曾文定公名鞏字子固宋中書舍人轉朝散郎勳加
輕車都尉贈少師陸梭山先生名九韶字子美陸復
齋先生名九齡字子壽陸象山先生名九淵字子靜
宋知荆門軍謚文安吳草廬先生名澄字幼清元學
士謚文正吳聘君名與字子傳拜左春坊諭德不

就人稱康齋先生主客陳公名九川字惟濬稱明水
先生少司寇吳公名悌字思誠稱疎山先生督學章
公名袞字汝明稱介菴先生大司馬贈太子太保謚
襄敏譚公名綸字子理稱二華先生御史大夫陳公
名炌字文晦稱皆所先生大司寇贈太子少保謚莊
喜舒公名化字汝誠稱繼峯先生御史曾公名佩字
德甫稱元山先生秋官董公名燧字兆時稱蓉山先
先生首倡議復書院則周柱史孔教伍大尹定相陳
參知文燧過予請記則李學博中陳王傅樞張生[illegible]
台柱生應奎曾生師聖陸生學賢例得書餘具載楊
鄒二君序中

復脩南湖書院簿引　臨川周孔教

郡故有南湖書院葢建自趙宋馮公去疾云志稱中
祀先師從以朱子一切廟寢齋舍廡閣之盛埒於太
學而湖擅游禊之勝伯仲抗之西湖而幽雅過之余
嘗諷讀先正南豐草廬二先生之詩歌魏了翁虞邵
菴之傳記未嘗不洒然神往也已而躡蹻青雲五老
諸峯眺紫岡求問所謂南湖書院故處四顧荒蕪猿

嘯狸走宮墻鞠爲茂草湖沼變爲桑田餘風勝事想
望於夕陽衰草之間余爲之低徊不能去嗟夫江山
猶昔風景頓殊豈盛衰成毀氣數使然抑亦人事也
往余聞父老言在昔盛時三陸二吳接迹幅起講孔
孟之學闔郡風動絃誦不絕而吏之宦遊者如黃勉
齋先生輩崇尚儒術薦紳學士靡然從之往往以時
誦習其中衿與南湖信爲風雩詠歸之地乃今上下
千餘年中間廢而復興作而或輟者屢矣民失及時
之樂士興菜塞之嘆先正葢有慨乎言之嗟嗟普人
嘗以園池臺榭之盛衰十時之治否而溝洫道路之
治與不治可以觀政況事關儒效者乎漢人曰俗吏
所務在於刀筆筐篋使民回心嚮道類非俗吏所能
今幸一時在位者皆賢大夫振起文教銳意脩復議
啟建於干橋禪林東偏而舒繼翁又捐已隙地以益
之雖規制形勢稍儉于南湖乃其茂林脩竹盡橋曲
水縈帶掩映東受盱江之水建瓴而下隱然朝宗今
擬爲文昌閣踞其上風帆沙鳥近在户牖之間當與
擬峴臺並時爭雄又豈特南湖一丘一壑之勝而已

哉雖然事難慮始功隳垂成數千年之文教興廢在此一舉是在賢大夫與吾輩加之意而已

學田記

陳文燧

崇儒書院者崇吾鄧元獻荆國曾陸二吳與我明襄敏文莊明水皆所莊僖共建也諸賢立三不朽光昭史冊輿輪翕然獨荆國力宥世道欲興趙宋之翁雪耻於西夏北燕而創諸新法爲富强計與涑水師弟議論相右遂冒異義然其强毅清介日光玉潔近世譚者皆謂三代而下獨荆國以天下爲已任而保馬經義助役與屯田塩法水利諸建制迄今奉若著蔡安成鄒公南皐令所謂人倫師表也每論公爲經世之儒無欲之儒失無欲可以學聖是公又兼道德而有之而不徒以事公文章名也公昔得君專政祿賜優厚日飯魚羹更無棟屋畝田於臨川故里而擔粟尺椽盡歸半山古刹以公制行若彼豈望於没而祭祭而田乎噫公誠無以田爲而司成之子躬耕樂道其出處辭受幾希莘野之犁豈一無田而學者乎夫田可以生聚亦可以祭祀而五教之敷在樹藝

之後即學者亦未嘗迂視農圃而不急於治生也自井田廢而鄉大夫各有祭田宗法廢而昇族名家始有義田朝廷廩餼不能遍養多士而宇內庠校與瀛溪鹿洞諸院始有學田固以春秋蒸嘗報祀先儒亦將以游息講藝與四方濶遠之士擔簦卒業者代傳食費也自行汚而寄廡身私而托公者立門戶騰口吻借名於洙泗三千童冠六七傳車數十而家輸戶說認爲儒宗幾乎耘人之田則優禮蹈道躬脩潛養之士妬若異物即流爲平原而不悔終身不跡儒院談名理而又安肯捐田畝立赤幟也乃臨川吳族學道愛民政先風教常謁簿書筐篋不能使民回心向道公暇齋居默坐若觀未發氣象而浔吟風弄月之趣者聞莊僖懷魯諸公與余輩親復書院適有虞芮田數十畝遂撥而入焉庶之意固以崇先啟后興教作人而維持道脉於不朽耳養而常聚聚而常講講而常學學而不玷所巖事諸儒侯之意蒸蒸厚也乃今屆期而享者游息而食者負篋而哺者能無念庶乎昔人謂方寸爲心田人情爲聖王之田寬洪長厚

爲培持仁義禮樂爲耕耨治田之法種種不一總之
情發於性性統於心虛靈純粹即爲心體惟講明斯
道斯學養善根而翼聖靈俾天地變化草木蕃育晦
迹含眞者力田孝弟不以富歲滛不以堯湯水旱撓
茹蔬飯糗若將終身若先輩逼債如麻看梅踏雪而
耻食嗟來病夏畦自潰其眇域釋耆錫圭之士潔已
守官璧社稷而馥簡竹雖不必磬強近名竭貲飯僧
而少有問舍求田蠅營阿堵爲雲仍封殖即非曾陸
諸儒清忠寡營先登道岸者殺禁之其眞誠朴茂
與道爲體者試念嘉種雖降率育爲公無以鳴鼓薄
由冉無以竊屢羞傳車尊容矜嘉進則爲元獻之禮
聘文正開濂洛之傳以接堯舜周孔之學而次則授
慈湖旭白沙鷹心齋鵝湖鹿洞蘇門雲峯講論不輟
師法吳魯諸賢懿爍共維道脉令一邸中盎然太和
元氣風動四方之人誦汝川理學淵源儒先冀北不
必好學而諦講如南皐所訊寄居旅舍終身無歸則
諸儒一脉繩繩不絕吾撫理學人文素甲宇內者今
且重光吳庑捐助振起厚念兩無負矣有如各行所